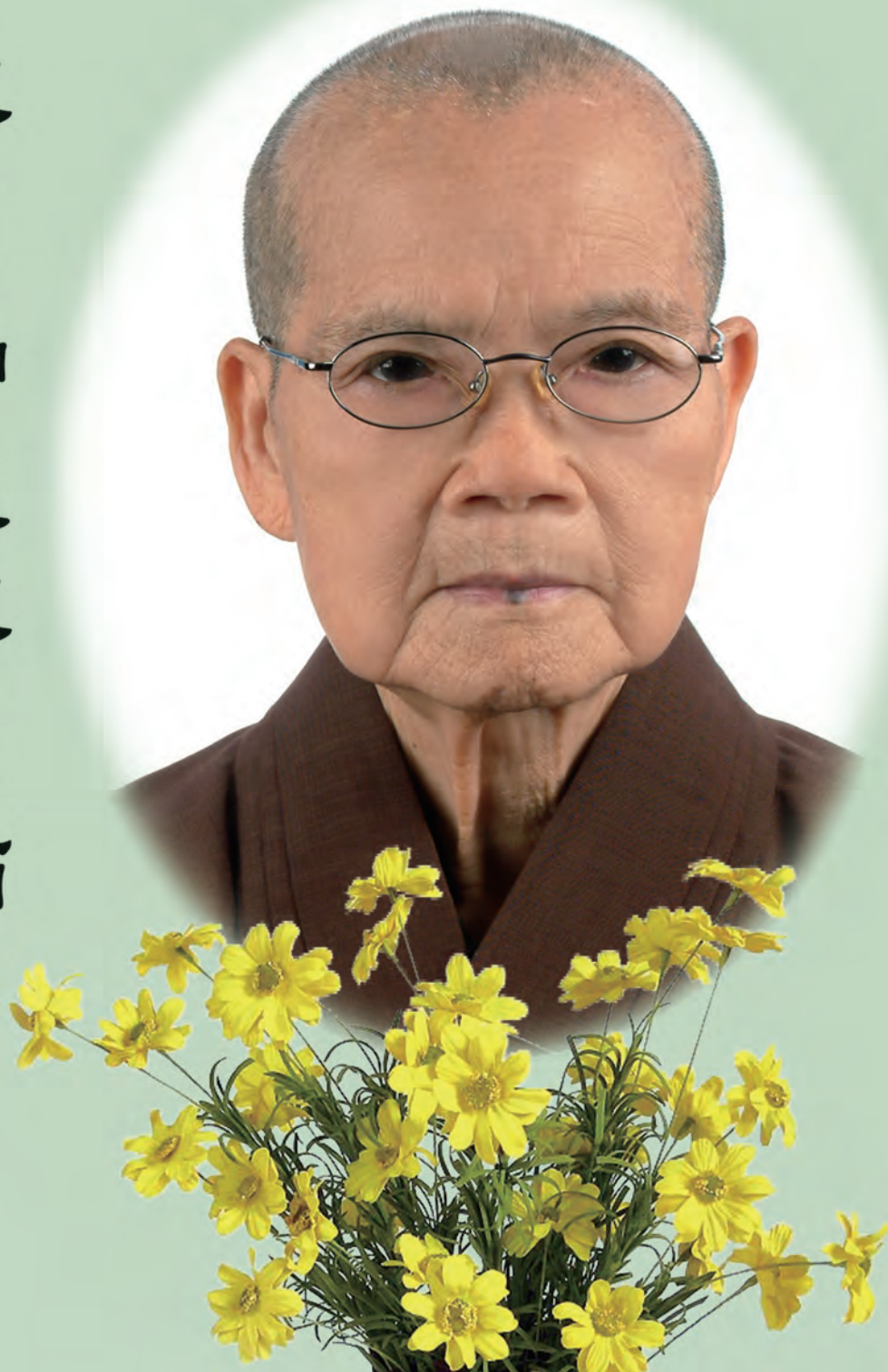


妙華會訊

二〇一三年第二季

身心盡奉微塵刹

不負如來不負師



悼念慧瑩法師



▲ 勞海新居士在2012年12月5日到志蓮探望慧瑩法師，法師在白板上親筆題詞勉勵勞居士。雋秀清麗的字體，散發著誨人不倦、隨宜說法的大菩薩精神。



▲ 臺灣明聖師伯在慧瑩法師彌留之際，馬上坐飛機來港送別慧瑩法師，並與妙華董事開會商討辦理後事。



▲ 三十位臺灣法師，一下飛機便到妙華，帶領大眾念誦《心經》，傳道法師為大眾作了簡短的開示。

▲ 妙華會友于4月28日、5月5日、5月26日下午，誦經回向慧瑩法師。



▲ 靈堂佈置得清淨、莊嚴、高雅

靈堂上的輓聯和花圈、花籃



▼ 追思法會由臺灣福嚴佛學院法師主持



慧瑩法師追思法會



▲ 嘉賓簽名



▲ 眾弟子在靈堂上香



▲ 廣東眾弟子專程趕來送別恩師

慈濟香港分會近百師兄師姐出席追思法會 ▶



▲ 昭慧法師和性廣法師在百忙中抽空出席追思法會



▲ 臺灣常光法師、慧理法師等出席追思法會



▲ 淨達法師、知淨法師等出席追思法會



本期目錄

- 
- 2 送別慧瑩長老尼法事說法
主法和尚 傳妙法師
- 4 上慧下瑩長老尼祭文
釋慧璉撰寫
- 6 祭文
妙華梁志高主席宣讀
- 7 唁電
- 8 廣大喜捨的常精進菩薩
昭慧法師
- 11 不負如來不負師
黃家樹居士
- 17 吾師遺教
梁志高
- 18 憶述往事 緬懷恩師
楊福儀
- 23 妙德懿行範三界，慧日瑩徹照大千
廣蓮居士拜撰
河北法舫文化研究會敬輓
- 24 慧瑩法師小傳
何翠萍
- 39 目擊道存
何翠萍
- 41 別了，慧瑩法師！
孔亮人
- 46 念感師恩
郭德月
- 48 本會佛學班及活動
- 49 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 50 佛教弘誓學院暑期弘法講座通啟
- 51 七月六日佛學講座通告
- 52 捐款大德芳名



傳妙法師靈前說法

慧瑩長老尼，1919 年出生，籍貫廣東順德，俗名黃柳珍。善根深厚，五歲開始茹素，九歲即歸依三寶，法名「聖乾」。十四歲，歸依靄亭法師，法名「本真」，之後即以黃本真為俗名。進而親近多位佛教界長老大德，聽經聞法；十八歲，即在寶覺小學部兼任教授佛學。二十歲，經慈航法師提議再一次歸依，法名「慈純」。

1949 年，三十歲。印順導師到香港，親近就教。

1958 年，三十九歲。前往臺灣求法，親近印順導師。於導師在壹同寺辦新竹女眾佛學院聽課，並擔任「監學」一職。

1959 年中秋，在壹同寺新竹女眾佛學院禮拜印順導師座下剃度出家。

1968 年春開始在香港妙寶經室講經，1986 年創辦妙華佛學會，學習觀世音菩薩精神，廣宣佛法，悲心度人。法師從善如流，幾十年來不斷弘揚般若及法華等經論。一生為法為教，為人謙恭，化人無數，蒙縑素所敬仰。西元 2013 年歲次癸巳年三月十四，緣盡捨報，世壽 95。僧臘 54。今此生世緣已盡，願老人家再續悲願，早日來此世間廣行菩薩道，化導諸有情。今且道一句：

生滅實不滅 無常且相續 不忘大悲願 同證三菩提



送別 慧瑩長老尼

法事說法

主法和尚
傳妙法師

一 慧瑩長老尼入殮說法

未曾有一法 不從因緣生
是故一切法 無不是空者

心香一柱 故慧瑩長老尼一位覺靈
今西元 2013 年 歲次癸巳年四月初一
為長老尼入殮之期，盼放下色身，
以慧命再續法緣，來世度生。

封

二 告別式說法

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滅
我師大沙門 常作如是說

時維西元 2013 年 歲次癸巳年四月初一
為慧瑩長老尼一位覺靈
作告別讚頌儀式之期。

三 封棺說法

體解一乘 深明法華
開權顯實 同圓種智

心香一柱 故慧瑩長老尼一位覺靈
今西元 2013 年 歲次癸巳年四月初一
為長老尼封棺之期，今且再道一句：

願生一乘淨土中
清淨法身為正報
常聞妙法度群生
不退菩提為伴侶

封

四 荼毘說法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心香一柱 故慧瑩長老尼 一位覺靈
生死之道古今皆然 今幻化之軀壞散
然真心不昧 望早日再來世間
藉假以修真 塵盡光生 證得無上菩提
今日荼毘會上 且道一句 又作麼生會

一炬性空火 焚卻幻化身
五蘊本非有 不留一微塵

燒

上慧下瑩長老尼祭文

釋慧璉法師

宣讀祭文



西紀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上慧下瑩長老尼示寂於香港伊利莎伯
醫院，世壽九十五，僧臘五十四載，
戒臘五十夏。長老尼俗名黃本真，
一九一九年九月六日生，原籍廣東順
德。宿世厚植善根，五、六歲童蒙即
茹素，九歲皈依茂峰法師，十歲住

於佛堂，十一歲始，於觀本、靄亭、
慈航、竺摩法師諸善知識座下，聽

經聞法，以迄成人，並於佛教小學授課。一九四一年歲暮，香港陷於日寇，翌年返鄉，再赴梧州，執教於小學，並曾於鄉間小學任職，生活清苦異常。抗戰勝利返廣州，親近遠參法師，其間曾因缺糧，十日不食，其艱苦卓絕之精神，於茲可見。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八年，任教於香港青山佛教學校。一九四八年暑假，為法舫法師筆錄《唯識史觀及其哲學》，因用功過勤，傷及指關節，終生未癒。一九四九年，印順導師抵港，師為導師筆錄《中觀論選頌講記》。一九五八年，辭青山教職，遠赴臺灣，親近印順導師，翌年（一九五九）中秋披剃，一九六三年九月於香港寶蓮寺戒會受具足戒。一九六一年由台返港，為供養家鄉老母，任教於道慈學校兩年，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年八月執教於寶覺分校，其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三年擔任校長一職。一九七三年慈母棄世，師即辭去教職，以弘教利生為己任。其後在新界沙田之法雲蘭若界內，另築茅蓬而居，室小僅能容身，師數十年安住其中，恬然自適，樂以忘憂。直至臥病，方始遷居療養。一九六九年始，師於妙寶經室講經，一九八六年創辦妙華佛學會。師個性肅穆，和而不同，生活嚴謹，澹泊自甘；一生

度化無數，老而彌篤，講經不輟，不愧我佛弟子、人天師表。今忽奄化，豈能不慟？西紀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縑素二眾

謹以馨香一柱、鮮花素果
敬供於師之靈前，而誄以文曰：

清貞聰睿，發於弱齡，
長益好學，慧心明識。

難行能行，其志不悔，
績學日深，作育英才。

世難年荒，不捨稚弱，
善導能誘，功在杏壇。

大法式微，蒼生迷途，
奮志易服，剃染為尼。

體雖素弱，志行堅毅，
弘法度生，不知其倦。

八正門開，三學是弘，
法流香江，用報師恩。

心樂寂靜，情尚簡樸，
蝸居陋室，甘之如薺；
人不堪其苦，師不改其樂，
砥節礪行，典型足式。

哲人告逝，同門傷悼，
昊天罔極，弟子云悲。

存亡雖異，緣會在期，
菩提道上，永為法侶！



祭文

維

西元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歲次癸巳年四月初一法眷報本
妙華佛學會 弟子眾等謹以茶果香積妙供致祭於
妙華堂上圓寂比丘尼^上慧^下瑩證信上人之靈前曰
師出生 廣東順德 自幼聰慧 善根深厚 與佛有緣
童貞入道 六歲歸佛 一九五九年四十歲出家 禮^上印^下順法師為師
出家之後 勤修梵行 真實修行 修學三學 執教學院
香港元朗 懺悔堂上 香港寶蓮 得戒和尚 ^上筏^下可長老
得淨戒後 弘法利生 廣演妙法 廣度眾生 慈悲待人 大悲心腸
救濟貧困 護持學院 續佛慧命 愛護常住 勤儉惜福 疾病忽侵
不忘接眾 奈何度生已盡 弟子眾等 隨侍在側 想慈容悲傷
眾聖接引 願生蓮邦 花開見佛 乘願再來 廣度眾生
妙華佛學會法眷弟子眾等 至心一瓣心香 供茶果香積 聊表寸衷

伏維

尚響

西元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



妙華佛學會梁志高主席宣讀祭文

唁 電

致： 妙華佛學會執事大德

驚悉慧瑩長老尼安詳示寂，本會同仁深表哀悼。

長老尼早年親近印順導師，悲深願大，心堅行苦，續佛慧命，普度眾生，傳燈濟度，渥惠廣衍。一生廣弘正法，成就無量眾生，導引人心崇善，孜孜矻矻，至老不移。長老尼生前對香港佛教時加協導，推行佛化教育貢獻良多，對本會善業多有關懷，深得同仁尊崇。如今，長老尼功德圓滿，往生蓮邦，祈願長老尼蓮登九品，不捨眾生，倒駕慈航，再來娑婆。

香港佛教聯合會

覺光 暨董事會仝人謹啟



廣大喜捨的常精進菩薩

——禮讚^上慧^下瑩老法師

釋昭慧

（玄奘大學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

筆者所深深敬愛的^上慧^下瑩老法師，已於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於伊利莎伯醫院安詳捨報示寂，世壽九十五歲。

筆者與性廣法師於老法師示寂兩天後（二十五日下午）赴港，至法雲蘭若的老法師蓮位前默哀、誦經，向共修的佛友講述《金剛經》中，菩薩安住其心、降伏其心的要領——「離四相」義，並略述老法師「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而奉獻佛教、孝敬師長、護念後學的典範。以此而向大家慰勉道：

「老法師無住相的財法二施，廣大福德不可思量，色身雖逝而恩澤綿長。既然衰朽身軀已經配不上芳潔心靈，老法師終當遠颺光明淨域，因此吾人於緬念令德之時，不妨謹遵教囑，以法相會，則老人家於常寂光中必當欣然領首。」

之所以會選《金剛經》於其蓮座前覆誦，之所以會提及「老法師無住相的財法二施」，那是因為，老法師依德學感召，在香港福緣廣大，善信人等每以財物供養，聊表敬愛之寸衷。但她總是將善信供養逐一攢積，待到返台之時，供養導師，布施佛教文教機構。本院、筆者與性廣法師，即以此

而長期蒙受老法師之恩慈。

老法師喜捨之心廣大，個人則自奉甚儉，身無長物。自一九七三年，即安住於法雲蘭若庭園中之小茅篷以用功辦道。茅篷簡陋窄小，四壁皆書，小床兼作長椅，白日坐以用功，晚間就此休歇。連浴廁都是後來增建在屋外的小鐵皮屋。這樣刻苦的生活，她老人家一住就是三十多個年頭，平素則僕僕風塵於沙田與九龍之道途，至妙華佛學會為香港佛友講經說法。直到二〇〇九年五月間摔傷肋骨之後，才入住志蓮護理安老院。

老法師是一位標準的「常精進菩薩」，回顧她的一生——童蒙聞教，戰亂年頭僕僕風塵，求法不懈，至佛學院擔任監學，於小學任教並兼校長一職，於茅篷禁足用功，於香江長期弘化，至廣州與國外弘法，老法師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造次、顛沛，不改其志，在她的人生字典裡，竟沒有一個「累」字。

老法師於老耄之年，依然獨住法雲蘭若的小茅篷，並且每日勤於經行，期能維持健康的體魄，避免老來衰病，造成他人照顧的負擔。好長一段時日，老法師在花蓮慈濟醫院治病，癒後於靜思精舍療養。證嚴法師

非常珍惜這段師兄弟的法緣，特派兩位弟子輪番照護老法師，並挽留她常住此間。但老法師還是婉謝了這份厚意。

每次慈濟療程結束，返港之後，老法師總是立即抱病投入持續的弘法工作，未稍休歇，直到再度病倒為止。因此筆者曾撰文禮讚道：

長老尼一生是佛門「法將」，以「將士自當戰死沙場」的豪情，必當待到弘法的最後一點氣力用盡，否則絕不休歇。因此過往一再婉謝大家的好意，說自己不願意做一個「廢人」。……在她老人家身上，筆者真正感受到商隱詩的心境：「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那是一種全身全心無私地奉獻三寶的坦然與從容。¹

及至嚴重跌倒而送醫救護，老法師才勉為其難地接受了弟子們的建議，安住在志蓮淨苑的安老院裡。當其時，她竟然還想選擇價格最便宜的大房間，與一群老人共同安住。但老法師的弟子陳家和伉儷十分不捨，堅持為她訂了一間雙人房，讓老法師僅與一位老人共住，以維持寧靜修道的生活品質。

老法師晚年行動已漸不便，幸有孝順的妙華弟子輪流隨侍，這才讓我們稍感放心。但由於安老院一到晚

間，家屬都得離開，這讓老人家於夜間獨宿時，難免得忍受諸多不便。筆者時思奉養並承歡膝下，因此幾度禮請老法師，於弘誓這座綠地寬敞的田園道場安養餘年，期望老人家日夜都有學眾照護。但老法師總是誠懇告知：「學院是個辦學的地方，我不宜打擾大家！」並且承諾：「等到病好些，我會回台灣，到學院來看望大家！」

即使已臥病於安老院中，她老人家的喜捨布施，還是一如往昔。每回筆者到香港去探望她，老法師總是塞個大紅包，外加信眾所供養的上好食品與用品，讓我滿載而歸。

近月以來，老法師從安老院轉至港府所辦的伊利莎伯醫院，於此就醫、住院，並於此捨報。老人示寂之後，我向翠萍詢問病房情況，才知老法師安住的是八人團體病房。八人房的空間有限，且修道人與世俗人的生活習慣相差甚大，因此老法師難免要忍受嘈雜之苦。不祇如此，翠萍還轉述老法師的遺囑交代：「辦理喪事宜簡化，……骨灰散放在山上林下，不設靈位，不留痕跡。」

作為一位小學校長退休的杏壇師鐸，作為一位妙華佛學會會眾敬愛的領導人，讓老法師過一環境舒適的修道生活，其實並不困難，但是老法師始終堅持簡約，連老時、病時乃至死後，都毫無例外。在筆者三十餘年的修道生涯裡，見過許多值得尊敬的僧中典範，然而像這般以大精進力大喜大捨，而讓自己幾近一無所有的修道

¹ 釋昭慧：〈斯是陋室，維師德馨！〉

《弘誓雙月刊》第 94 期，<http://www.hongshi.org.tw/writings.aspx?code=8D241A8C919C8C1ED6DB0C816E33348F>。



昭慧法師與性廣法師於慧瑩老法師示寂兩天後赴港，至法雲蘭若的老法師蓮位前默哀、誦經

人，筆者還真是向未之見！老法師雖是求仁得仁，作晚輩的我們，當然還是會深深不捨！

老法師雖然交代「後事從簡」，但妙華佛友還是在不違遺言的前提下，為老法師辦了一個簡單隆重的追思禮，並且向來賓致贈了兩千冊的《慧瑩法師文集》，這可說是追思師長最美好的「法供養」，對來賓而言，也是將老法師的智慧結晶，作了完美的「法布施」。

講到這部文集，筆者不免深感懺悔！原來早在三月間，主編麥紹彬居士已請筆者為該書撰序，並於函中告知：「關於文集之出版，長老尼本屬意昭師寫作序言，惟長老尼慈悲，恐昭師事忙不便打擾」。筆者連忙回函表示：這是筆者的榮幸，但最近一直到研討會（指四月六至七日的第十二

屆印順導師研討會）結束前，完全抽不出時間。麥居士承諾筆者，可於四月二十六日以前交卷。但萬萬沒有料到，老法師竟然先此一步，於四月二十三日即行示寂。

二十五至二十六日，筆者與性廣法師

剛從香港弔唁返來，麥居士已來函催稿，告知：本文集擬於治喪期間，作為紀念品贈予法眷弟子，以資留念。全書大樣已排好，只等著筆者的序文。這讓筆者不得不趕在二十九日凌晨，銜哀提筆以寫就之。想到這篇序文，未能於老法師生前及時呈奉座下，真是無限懺悔，而又倍感遺憾！

在老法師高遠的意境裡，早已視死亡如遠行；而老邁衰朽的身軀，也早已搭配不上老法師——那大喜大捨而又恆常精進的堅貞心志。因此老法師這一揮別，走得十分灑脫！殷切祈願：老法師在光明淨土，依慈心大願以重整裝備，展開新一期的菩提旅程，帶領吾等諸佛子眾，共同打造人間淨土！

一〇二年五月十九日
完稿於佛教弘誓學院景英樓



不負如來不負師—— 戒行、學行精嚴的慧瑩法師

黃家樹

筆者附識：

眾所讚仰的慧瑩老法師於四月二十三日安詳捨報。本來想寫一篇悼念文字，以遣追思之懷。另一方面，主編也擬為同一事集稿，本篇之作，正可應主編的要求。執筆之際，翻出《弘誓雙月刊》第94期，其中有「慧瑩長老尼九秩嵩壽紀念專輯」載有拙文「不負如來不負師」，如實地記述了筆者所知所見而認為是重要的老法師的生平行誼，也對老法師的德言淨行，以及優美風範由衷讚歎。基於對老法師的尊敬，當時下筆，份外嚴謹，務求能如實反映老法師的真實人格，不許有半點浮誇失實，或些微的客氣俗套。正因如此，這次欲為文悼念讚歎老法師的話，與前文亦無二致。若勉強成文，結果恐怕只會與前篇處處重複，兩兩相同，淪為抄襲之作。

今不得已，唯有請主編將前文重刊一次，以充當追思文章。猶好該文前未曾於《妙華會訊》登載，而文字亦有濃厚的紀念意味，雖非悼文，也希望能引發讀者對老法師的無盡思念！



慧瑩法師坐著看書的長椅，晚上拉開成床

一、蝸居陋室，刻苦自持

開始認識慧瑩法師，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一九七二年，香港明珠佛學社創辦人明慧法師開辦佛學初階班，囑我協助講課。豈料開班三個月，他就因病忽爾辭世。為了完成他的志願，他遺留下來的班務重擔，我只好勉力承接。翌年，初階班結業，需繼續開辦進修班，幸得慧瑩法師惠然拔刀相助，分擔課事，才解救了我的燃眉之急。

自此十多年間，無論我開的是什麼班，只要我邀請她參與講席，她都會盡力幫忙，少有推搪。直至一九八六年，妙華佛學會成立，她身為學會的領導人，既要盛開講筵，又



慧瑩法師在法雲蘭若窄小的居所與眾法師合影

須處理煩重的會務，才因此無法再到明珠幫忙講課。

這十幾年間，由於講課上的聯繫，與法師多了接觸，漸漸也對法師多了認識。每次見她，都在沙田法雲蘭若門邊的一個小屋子裏，那是她向法雲借住的。六十年代初她辭去臺灣新竹女眾佛學院監學之職，返回香港重執教鞭，至1973年退休後，她便一直寄居於此，至今已差不多四十年了。那是一個面積只有數十尺的小地方，最多可同時坐上三、四人，其中兩人還須坐在法師的臥床上，人再多便要找空位站立。說到臥床，實際上只是一張長椅，晚上拉開成床，日間推回去便作椅子用。而有牆壁之處都安裝了書架，上面放滿經書，這就越顯得地方的逼窄。每天盥洗、沐浴、燒飯都要在屋外遮蔽不足的小空間進行，冬天捱冷，夏天抵受暴風疾雨，是無可避免的事。

其實，以法師的學養與資歷，無

論在臺灣或香港，她要在道場擔任要職，或接受信眾的供養，建立自己的道場，都是輕而易舉，毫無困難的，為什麼她要獨自蝸居於簡陋的小室，過著刻苦的生活？是否藉此表示她能安貧樂道，無愧為一個出家人呢？孔子曾經讚美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世間的賢者尚且能安貧樂道，佛教的真修實行者又豈止安貧樂道而已。

二、戒行精嚴，質樸自在

從法師的言談講說中，我大概瞭解她為何要這樣獨居陋室，刻苦自持。一、她小時候住叢林，見同修共住的人都是爭權奪利的多。他們終日明爭暗鬥，吵鬧不休，毫不和合。這種環境，令人難以專心辦道。二、她謹遵佛在《阿含經》的教導，認為出家人應該無欲無求，只可「唯道是務」。古印度的出家佛弟子持鉢乞食，卑下活命，不為什麼，只為求勝義，求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果是學大乘的，更要發菩提心，誓願弘聖教，化度一切人。現世雖不必持鉢乞食，但卑下活命的意義並非就可忽略。所以，出家生活要盡量簡單，盡量儉樸，才符合佛意。三、她又強調，出了家，就應該把身心財物都奉獻給三寶，給眾生。不過，處身這個時空，出家人在生活上不能不用錢，那就只有少儲蓄，少花費。於用錢時，遠離奢侈，遠離浪費。她的居室簡陋，正不違這個宗旨。

我這樣估量法師處理出家生活的背後因由，雖從未就證於她，但自忖雖不中亦不遠矣。

法師嚴格要求自己如法而行，做一個符合佛意的出家行者，這是曾經親近過她的信眾都體察得到的。信眾尊敬她，擁戴她，不純因為她深入經藏，說法無礙，而還在於她戒行精嚴，質樸自在。眼前當下，橫看直觀，都足為出家眾的榜樣。

在我看來，她端嚴而不由修飾，自在而發於自然；有道有守的梵行者確然是不同於凡俗。

三、胸懷灑落，情操高尚

法師還有一過人之處是大眾應學而學不來的，這就是她對於有德有學的同修，無論是男眾女眾，同輩晚輩，都總是隨喜讚歎，於人前大力褒揚，務求大眾都認識有這麼一位人物，讓其令名四播。

她最早跟我提及的，是證嚴法師，讚歎她由一個宏願開始，創出慈濟一番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其次是明聖法師，讚她多年來無私地悉心照顧導師的起居生活，讓導師於多病的日子中也能以較佳的精神狀態，用心於研究、著作，以及接引後學。她處事待人又周到細緻，裏裏外外，她都總是打點得妥妥當當。

然後是性澄法師，讚她由於欽仰導師的德學而自發地擔負起出版導師著作的任務，長年累月，不求聞達，

但求協助導師出書，以弘正法；老實修行，令人敬重。

跟著是宏印法師，讚他因為敬仰導師而矢志要弘揚他的思想，甚至因此改法號為宏印。他開辦佛教青年會，引導佛青研習《妙雲集》，培育正信的佛教人才，推動人間佛教的思想教育工作。

還有昭慧法師，是她常常提及的。她極欣賞昭慧法師能講、能寫，又能挺身而出，護教護法，一新教界耳目，也一掃佛教多時以來的頹氣。對於昭慧法師的敢言敢幹，又能行事正確，達到所定的目標，慧瑩法師常自謙遠不及她，表示佛教正需要這樣有才智，有識見，有擔當，有魄力的人物。她可以做的，是盡力支持弘誓，支持昭慧法師的護教弘法的事業。據我所知，弟子給她的供養，很多時她都轉送去弘誓，作為辦學經費。

以上我不厭其詳的引述法師對臺灣諸大德的隨喜讚歎，只想藉以說明，法師對同修的讚歎，是非常認真，一點不馬虎的。每次她在我面前提及他們的作略時，總是說了又說，強調再強調，好像恐怕說漏了甚麼地方，令我聽得不完全。

從她的多方隨喜，極度讚歎之中，我透徹地看到法師護持聖教的熱誠，由此表露出來的，是光風霽月的襟懷，廣大無盡的慈悲，以及高尚優美的宗教情操，令親近她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隨喜本來是去除我執的好方法，道理簡單易行，可一般行者卻總是難以做得到。那無非是行蘊所攝的「嫉」心所時時在作祟而已。相信只有「諸有所作，皆為佛教」如法師者，才可真真正正徹底消除這種隨煩惱吧！

四、接引後學，菩薩作略

本於「諸有所作，皆為佛教」的宗教情操，法師至為著力去做的另一件事，是接引新學認識印公導師的思想，學習導師的著作，甚或皈依導師座下。由此而得親炙導師教誨的，歷年以來，不計其數。我自己便是其中一個受惠者。

回想起來，六十年代初，我開始學習佛法，當時所接觸的，大多是帶有中國傳統佛教色彩的經論及著述。所以，對佛教的認識難免有所偏蔽。六十年代末，有幸遇到明慧法師，這位學佛路向與導師如出一轍的大德，把我從中國佛教的窠臼拉出來，由此我才略知佛教原來還有般若中觀之說，更為如理。可惜明師早逝，我於佛法大海中頓感茫茫，真慶幸就在那些年頭，得到法師的慈悲指引，不斷給我介紹導師的著作，並常送一些導師的書給我學習，令我茅塞大開。尤其是於七四年介紹我研習《中觀論頌講記》，對我影響更為深遠。因於這本書，我抉擇了修學的路向——由阿含的緣起，接於般若的畢竟空，以達至龍樹之中道。自此決心修學中觀，並發願加以弘揚。

多年下來，我雖然對導師的學養情操，深為景仰，但從不敢妄想成為導師的門下弟子。自忖導師德學兩尊，在教界為眾所崇敬的長老，我憑什麼能得到他老人家接受我皈依呢？但法師栽培後學的心志，比金剛還要堅強。她多番勉勵我，指出導師是不會拒絕正信而又誠懇的信眾皈依的。她的勉勵改變了我的想法，結果，在她的安排陪同下，我到了台中華雨精舍，第一次親睹導師的慈顏，同時拜會了久所仰慕的明聖法師，心中有說不出的激動。

這次皈依，得以忝列導師的門牆，親聆他的教誨，並蒙他解答了積存心中多時的法義上的疑惑，也現見了一位大修行人的風範；而且往後多年，仍不時透過信函，得到導師的釋疑解惑。所以，對我來說，此事確實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但如果沒有法師的勉勵、引薦與安排，這一切肯定不會發生。是她開啟了我的愚蒙，帶我走上學佛的康莊大道。

像我這樣受惠於法師栽培的後學，歷年累計，不知凡幾。我的親身經歷正好說明法師對後輩的嘉惠是如何殷厚。所以，她雖蝸居斗室，卻是襟懷壯闊；她少牽涉俗事，然其菩薩作略卻是深廣無盡。

五、學行精嚴，不違師教

我想，法師戒行精嚴，並且能夠以金剛般意志自我要求「諸有所作，皆為佛教」，應得力於她在學佛中

途，遇上兩位教界巨人，使她得以深入法藏，知緣起，辨性空，明中道，以正知正見陶鑄其僧格，並且洞見法華之深義，興起一乘實教菩薩的氣概。

先是於一九四六年，法師因事在廣州逗留一年半。其間有緣參聽遠參法師宣講金剛、三論，以及他所精研的《法華經》。法師驚覺，遠老所說，有理有節，跟她先前所學，大是不同。從此如夢初醒，棄舊從新。她對遠老解說《法華經》的獨到慧見尤其佩服，除了將遠老的講說記錄成兩大冊《妙法蓮華經講錄》外，更於往後數十年為信眾宣講此經不輟。

讀過法師記錄的遠老法華講記，或法師所講的《妙法蓮華經綱要》，就可知道，遠老解釋法華是如何的孤明獨發，古今獨步。學者雖未必完全同意他的見解，但也得佩服他能見人所不見，將法華意趣清清楚楚地抖了出來。據遠老法師的慧解，《法華經》中佛出現世間，是要重度退了心的墮落菩薩，使他們轉回一乘佛道。佛多方施設五乘、三乘之教，都只為引導信眾迴入一乘道，這就是初則為實施權，最後則開權以顯實。而開權顯實正是法華的宗旨。遠參法師指出權教與實教的因果，在名言方面雖然無異，但在內容上並不相同。不同在於權教的因果有限有量，實教的因果則無限無量。例如權教佛果的功德是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其因則為於三大阿僧祇劫修六度萬行。而實教的因行要無量無邊，果上每種功德

亦無邊無量。壽量品云：「壽命無數劫，久修業所得」，方便品云：「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都說明此意。

法師深見此理，並因此而引發起一乘實教菩薩的氣概。她在《妙法蓮華經綱要》裏說：「有限有量，不夠廣大，修行應該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行菩薩道是不可以計時間的，要但問耕耘，莫問收穫」；「總之是要努力去做，布施、持戒、忍辱或修任何功德，你一定要離一切相，不住我相，不住人相。所以，我講要以觀緣起性空為基礎就是這個道理」；「不要記時間，不要記空間，不要記人，不要記我，什麼都不記，這才夠資格修菩薩行。要有無比的勇猛精進，有無限的大悲大願，這才可以叫修菩薩行。我們明知道唯有一乘是真實，應該一開始就發一乘菩提心。所以，經裏講菩提心實是非常尊貴的，你只要一發起就不會失，不會壞」。

我相信，對《法華經》的深心信解，是法師能夠力行一乘菩薩道的重要因素。而她對《法華經》理解正確透徹，今天當是少人能及。這是值得在此附帶一提的。

法師遇上的第二位教界巨人就是印順導師。一九四九年，印老初到香港。法師曾在東蓮覺苑佛學班講學，她知道導師是特長於三論的，便懇求苑長林楞真居士禮請導師講《中論》，法師則放下一切事務，專心聽講。她

除了負責現場翻譯外，還將導師的講解錄成文字，珍藏書篋，直至去年才整理成書，名曰《中觀論選頌講記》。翻閱此書，就會發覺，法師的記錄，用字謹嚴，表義到位，多一詞，少一語，都會覺得有所不當，而尤其可觀的，是讀之如同讀導師親自執筆的著述，雖說原稿經導師修正，但如果對中觀不嫻熟，於導師思想不相契，是無法寫出此等文字的。那時，法師才三十歲，猶未出家；料想她能早通般若中觀正義，是半由夙慧，半由遠老的啟發吧！

六、諸有所作，皆為佛教

其後導師留港三年，法師因此有較多機會親近導師，領受教益，對導師的德無不備，義無不通的學養、情操，有至深切的體會。她所見到的導師與遠老都德學雙隆，足為教界矜式。大家都是「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倡自力，破神秘，去本體唯心之論；所不同的，是遠老偏重法華，導師則力弘緣起、性空、中道。而遠老不是學者，著作少，文字欠嚴謹，亦無統緒，難以令學者心悅誠服。因此，他雖具正法眼藏，見解卻難以廣大流行。這是令人深感可惜的。

終於，經過一番抉擇，她於一九五八年毅然辭去香港的高薪教



慧瑩法師出席明珠佛學社佛學班結業典禮
第二排左四為慧瑩法師；第二排右四為黃家樹居士

職，到臺灣追隨導師，並於翌年求導師剃度出家，誓願將身心奉獻三寶，奉獻眾生。

此後數十年，她都謹守出家人的職志，謹守遠老、印老二師的教導，務求諸有所作，皆為佛教，諸有所述，皆不違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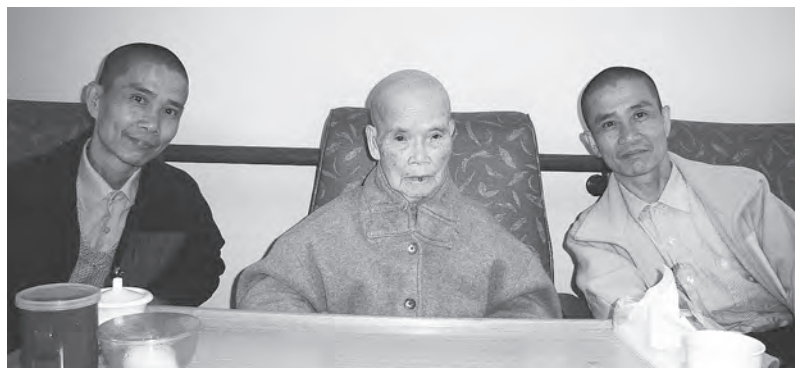
法師從來都棄絕名利，不求聞達。數十年來講經說法，都是述而不作，她那師承自遠老的法華講說，見解精到，如法如理，但卻從沒有想到要結集流通。要不是她的弟子將之筆錄成書，請求她允許出版，這些可貴的講述，便要湮沒無聞，那就非常可惜了。

執筆為此文的時候，想起法師的種種德言淨行，她的優美風範，便自然現起心頭，使我很有一種願天下人皆見之的衝動。所以，寫呀寫的，不覺就多寫了篇幅，尚望編者讀者不以冗贅見怪。



吾師遺教

梁志高



今年正月初七，梁志高、梁志賢探望慧瑩法師

吾師上慧下瑩法師已於四月廿三日圓寂，她老人家雖然已離開我們，但法師的教導仍然在我們每個弟子的心中，回想與法師的因緣，內心生起無限的感激。

我是在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二日和弟弟志賢一起皈依慧瑩法師的，一直以來，法師給我的感覺是平易近人，慈祥親切，對佛法有深刻了解，講經說法又能深入淺出，是難得的一位大德法師！

上慧下瑩法師一生獻身佛教，弘揚正法，教導後學，為法忘軀，是我們弟子的典範，法師的身教感動著我們每個弟子的心，她老人家在生命的盡頭仍為我們遺下最後的教導：處理喪事盡量簡單、骨灰散放在山上樹林下、不設靈位，不留痕跡。

「處理喪事盡量簡單」究竟在教導我們什麼？我認為法師的教導，重點不在處理喪事，而是在「簡單」二字，

什麼是簡單？虛榮是簡單嗎？名聞利養是簡單嗎？「我」簡單嗎？一旦有「我」，生命就毫不簡單！

「骨灰散放在山上樹林下」，法師又有什麼深刻的教

導？我看到的重點在兩個字——「骨灰散**放**在山上樹林下」！

「不設靈位，不留痕跡」，又教導我們什麼？我只看到一個字——空！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學習慧瑩法師在生命盡頭留給我們的最後遺教。

在此我用慧瑩法師在二零零四年七月廿一日寫的遺訓與大家共勉。

奉勸

妙華會友 佛門同仁
透徹明白 人身難得
珍惜人生 善用人身
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
忘己利他 盡其在我
任重致遠 樂於承擔
為教為眾 不計時日
互相勉勵 報四重恩
勇猛精進 慎勿放逸
福慧圓滿 究竟成佛



憶述往事 緬懷恩師

楊福儀



楊福儀老師專程從澳洲回港送別慧瑩法師，楊老師在靈堂與諸位臺灣法師合影

慧瑩法師圓寂了。我內心實在悲痛萬分，難過得決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四月二十三晚上七時左右，接到了陳瓊璫老師的電郵，標題寫著「慧瑩法師圓寂」，我一時之間無法接受傳來的噩耗，淚如泉湧，痛哭失聲，理智頓失。良久才打開信箱，細看內容。師父是啟我慧命的導航者，法身父母，恩重如山，他的示寂，對我等弟子來說，實有萬般的不捨！雖說生老病死是人生平常事，學佛人應是了無罣礙，但當時確是被情感掩蓋了理智，控制不了自己。稍後回覆電郵，告訴陳老師我會回香港參加師父的葬

禮。當天晚上，獨自一人坐在蒲團上，至誠念誦《金剛經》迴向師父，請他護念有情，返回人間，說法度生。漫漫長夜裏，我無法入睡，思緒十分零亂，心情無比沉重，師父的音容風貌旋繞在我的腦海間，片段片段的往事浮現出來……

自 1993 年移居澳洲後，我與慧瑩法師一直都有保持聯絡，不時用書信，間中用電話。當我回港時，也一定到大圍法雲蘭若，向他請安及暢談近況。記得師父在我移民時曾贈送我一幅莊嚴清淨的釋迦牟尼佛像，我一

直掛在書房的牆壁上，每天禮佛、看書或寫作時，看到了祥和自在的慈顏，心靈倍添安慰，增長我對佛法的信心與力量，從心底裏是多麼感謝師父的瑰贈。有形的佛像尚且令我生起深刻的感恩情懷，更何況是無形的慧命！我感念師父的慈風德範、法乳深恩，慚愧的是無以為報！

何翠萍師兄於數天後給我電郵，想我寫一篇文章紀念師父，我當然義不容辭答應她，不曾考慮自己詞句笨拙，不會寫出一篇好文章來。因此，本文祇是隨想隨寫，就慧瑩法師與我的往昔因緣，以及存在我心目中恩師的學養風範來敘述數點，以表白我對師父的讚歎與懷念。深深覺得，師父對我等弟子的恩澤，如海樣深，是不可稱量的。

善護念後學 恩情似海深

回首前塵往事，很慶幸能有機緣受教於師父座下，學習純正的佛教思想，奠下穩固的根基，使在無數的生命長流中受用無窮。這些年來，師父很關心我、愛護我。在法義方面，以及我在澳洲的一切弘法活動、所接觸的道場、人事、所遇到的順逆緣，都會向他請益及報告，他都不厭其煩的聽我細訴，並給我寶貴意見和忠告，讓我抉擇與取捨。正因如此，我很多

時下筆寫上三數頁紙來傾訴心聲，他都認真地一一回應。有一次，我對師父說及澳洲佛教的現狀，並提到在此弘揚導師思想的困難處。在回函中，他一針見血的指出問題焦點及分析原因，而且給我建議和鼓勵。還記得他將佛教的現狀歸納來說，在理論方面，不出真常唯心，有自性，有實體；在形式方面，供天，禮懺，普佛，祈福，消災，度亡，往生西方。師父又分析其理論是近於玄學，形而上學，而形式則近於神教。

無論在書信或言談中，師父時常讚歎印順導師的智慧，說導師深入三藏，博究各宗之餘，特別推崇中觀、般若、原始阿含，依人而向佛道的人間佛教。他語重心長地告誡我說：慈悲方便是需要的，但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一個不小心，可能「慈悲生禍害，方便出下流」。他說唯有先在佛法上打穩基礎，堅定正見正行，擇善而固執之，還要慎思明辨，凡事要用雪亮的眼睛細察清楚，清明的心智深刻體會，才不致浪費寶貴的生命，包括體能、精力和時間。師父還說，依印老的治學方法，信得過是最穩妥的。甘露充盈於內，自然流溢於外，可以普利法界有情，您的生命永遠是無比的充實啊！每次翻閱信件至此，我都覺得非常感動，因為在字裏行間中透露出智慧與慈悲，他老人家是多麼護念

後學，諄諄善誘，怕我們在千花齊放並複雜的佛教現狀中，站不穩當而隨俗飄流，從而迷失正確的方向。師父善導的語言，是何等的扼要和踏實！

智擇出家路 為法不惜身

慧瑩法師是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八月十五日出家的。法師自幼跟隨姑母生活，發心茹素，皈依佛教，可說是在佛門中成長的。他時常聽經聞法，所學的都是真常唯心思想，但是一直未有興起出家的念頭。師父曾說自己學佛很早，出家很晚。直到四十歲，他出家的因緣終於成熟，在印公門下剃度出家，自此之後便將身心投入佛法大海中，做一個如法如律的修道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十分殊勝的因緣。因緣相當奇妙，但一定是有因有緣，不會無因無緣的。聽過有些學佛人，想發心出家，但明師難遇，相應道場難求，久久未能如願，可想而知出家是要有福德因緣的。倘若能遇到善知識，依止出家，學習正法，如此的人生是無憾的。師父的一生中，年青時曾親近過很多高僧大德學法，但真正受到思想熏陶及影響至深的是來自兩位法師：印順導師和遠參法師。如今兩位法師早已圓寂多年了，但他們對慧瑩法師的啟發是深遠的，糾正

了師父早年所學的真常本體思想。師父在一九五八年毅然放棄優薪的教職，隻身到台灣親近印順導師學法，繼而出家，在我看來，真是一個明智的抉擇！師父曾說：「沒有導師，就沒有慧瑩……親近導師、看導師的書，我的思想被改造，變得積極樂觀……」師父說法時，常常提到導師的法語：「真正的修行是無限的奉獻！」亦即是奉獻三寶、奉獻眾生，師父做到了。身為慧瑩法師的皈依弟子們，也可套用師父的言語：「沒有慧瑩法師，就沒有我們！」我常時飲水思源，永遠不會忘記師父對我的恩德。

令我大為感動的是師父那學法的勇猛精神。還記得師父說過他在廣州如來庵聽遠老法師講課時，曾經試過十天沒有吃飯，那時是一九四六年，戰後的生活是相當艱苦的。雖然餓了十天，但師父如常一樣聽經聞法，沒有中斷，不以為苦，隨遇而安，這應該是法喜與精進的力量支撐著色身吧！現時的人，包括我在內，恐怕沒有這份能耐和堅持。還有，一九四八年師父在香港時，曾親近法舫法師，聽他講課一個月，每天趕著筆錄講課內容，交給法舫法師過目，以至手指關節變了形也在所不惜，續寫直至完成。現時我們能閱讀到《唯識史觀及其哲學》一書，便是師父昔日的努力成果。師父真的能做到為法不惜身！

身心皆嚴淨 不染如蓮華

在我的心底裏，慧瑩法師是一個模範的出家人，用「清淨莊嚴」四個字來形容他是貼切不過的，猶如蓮華一樣的潔淨無染。他將身心完全安放在三寶上，律己甚嚴，淡泊自甘，不慕名利，唯道是務。祇要到過他借住的地方法雲蘭若的人，都會意會到他那純樸、簡單的修道方式和刻苦、知足的日常生活。他沒有將信眾的供養用來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質，而是為他們廣種福田，將供養金如數轉給其他道場作弘法、教育及慈善的用途，直覺得這動機是良善、純淨和慈悲，其意義是深遠的。很喜歡師父在法雲蘭若門口撰寫的楹聯：「法王大慈悲，眾生皆歡喜；雲雨遍天下，大地普清涼。」這一楹聯不正是師父的慈悲宏願與普利有情的心情寫照！

猶記得十幾年前我曾寫過《僧之頌》敬獻慧瑩法師，作為法供養，以表揚師父那以法為命的精神，並感恩師父引領我們踏上清淨的正道。中段是這樣寫的：

兩袖清風的飄逸，
蘊含著不捨眾生的精神，
喜見在人間，日復日，年復年，
利生志業的行列上，
耕耘、播種，從不間斷。

面對逆緣，無怨無悔，
攝化有情，不疲不倦，
紅塵俗世中，
散發出點點滴滴的希望！

想起《僧之頌》，想起師父，我情不自禁又再熱淚盈眶，彷彿失去了精神的依怙！

透徹釋般若 善演繹法華

般若與法華，是慧瑩法師畢生著力弘揚的兩大法門。導師著重般若，遠老特重法華，兩位法師都是智悲無礙的菩薩行者。從師父講解的《金剛經》、《心經》和《維摩經》，感受到他對般若有很透徹的領悟，最難得的是他能深入淺出，用淺白易懂的語句來表達甚深義理，引導我們建立正知正見，從而對般若的修習有所掌握。緣起性空的道理是不容易理解的，師父常說，菩薩行者必需修習離相無住的般若慧，再加上大悲心，方能支持。除大智大悲外，更要有大願力、堅毅力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我時刻不會忘記他的教導，可歎的是自己根鈍慧淺，毫無成就。

至於師父演繹的《妙法蓮華經》，秉承了遠老的特見，也會通了般若思想，更是精采萬分。大多數人都是用真常唯心、佛性本有思想來解釋該

經，殊不知在〈方便品〉中明確地說出「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師父時常囑咐我們，修學佛法要按部就班，穩步前進。如沒有在佛法義理上打好基礎，初學法華，若祇重視一乘，開權顯實，是相當危險的。他指出《法華經》的宗旨雖然不是專門講空，但是經文很多處都是與空相應。故此必須先依般若徹底觀空，掃蕩一切情執，然後受持法華，長養一乘信願，廣修一乘無量功德，精進勇猛，無止境的趣向一乘大菩提，才能圓滿成就一乘佛果功德。

精勤修學法 薪火續相傳

師父的色身雖已離開我們了，但是他的法身慧命永遠活在我們弟子的心底裏。如今，我們應該抹去淚水，重拾心情。他遺留給我們的智慧書籍和講錄，甚為珍貴，我們要好好研讀，並效法師父那以法為命的精神，相續他的事業，堅定菩提願心，踏上菩提大道，實踐菩薩願行，切勿懈怠放逸，畏懼佛道長遠，要精勤修學佛法，方能承擔師父的遺志，報答師父的深恩。

太虛大師曾說：「但願眾生為菩薩，太虛願作再來人。」印順導師也說過：「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

間，為人間正覺之音而獻身。」我深信，師父一定會秉承師志，不捨眾生，重返人間，繼續做菩薩利生事業的。末了，我僅以下列十數句的文字，再表達我對師父無盡的景仰與感恩：

吾師示寂	無限感傷
懷念良師	慈恩浩蕩
諸有所作	皆為佛教
奉獻三寶	為法為人
戒行精嚴	定慧熏修
善根深厚	廣結法緣
熱忱弘法	培育人才
言教身教	常在說法
學養德範	高如須彌
安貧樂道	不染俗塵
透釋般若	善演法華
愍念眾生	悲願無窮
思想啓發	至深至鉅
醍醐妙法	扣人心絃
師徒情誼	銘記心內
法乳深恩	誓言不忘
龍象法將	常存典範
身心俱寂	永恆景仰
殷切祈願	重返人間
說法度生	再續淨緣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日
寫於悉尼寓所



輓 痛 師尼長老瑩慧

唁 電

慧
日
瑩
徹
照
大
千

香港妙華佛學會暨
慧瑩長老尼治喪委員會：

驚悉香港妙華學佛會上慧下瑩長老尼于2013年4月23日捨報往生，噩耗傳來，我會同仁無不哀慟！長老早萌善根，少侍眾德，中年批染，事親至孝，述而不作，化跡香江，苦行精進，弘法功深，克己以約，待人以寬，晝夜勤勞，始終罔替，佛法世諦，圓融二利。深受海內外弟子欽佩和敬仰，允為緇門懿范，眾生楷模！

今溘然示滅，眾失依祐，山河垂淚，天地同悲。雖星霜疾轉以成露電，而德風常偃必貞千古。灑香江之法雨，寶筏宏開；擁鷲嶺之慈雲，金繩永耀。仰念道行，共表哀矜，伏惟長老尼：道成十地，蓮生上品；不捨眾生，乘願再來！

頌曰：

本跡真實 妙蓮花開坐金台
慧日瑩徹 智果圓成照大千

妙
德
懿
行
範
三
界

廣蓮居士拜撰
河北法舫文化研究會敬輓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慧瑩法師小傳

何翠萍

一九一九年九月六日，慧瑩法師生於廣東順德龍江之麥朗鄉，俗名黃柳珍。由於她出生於農曆閏七月，所以，不是每年都有生日，有時候，要二、三十年才有一次生日。她的媽媽很忌諱，以為提生日會長不大，因此不應該提生日，柳珍從小到大都沒有提過生日。尤其是長大後，她知道生日是「母難日」，根本不應開生日會慶祝生日，只應誦經和做功德回向母親。所以，每年的生日，她都會讀誦《金剛經》回向母親，並且把自己以往所做的功德回向母親。

柳珍的父親黃浩泉與朋友合作，在廣州開設一間餅店，柳珍的母親麥

麗英和庶母廖杏住在順德，在鄉下也開了一間小店鋪，廣州常常寄很多餅回去賣，同時也賣很多零食，因為母親很會做花生糖、甘草欖等等的零食。柳珍的母親生了二女一子，柳珍排行第二，上有一姐，下有一弟。後來，庶母也生了一子一女。

一九二四年，柳珍五歲時，祖母往生，由於姑姑黃旺琴信佛，在七七四十九日守孝期間，希望家中上下都要吃素菜，但家中各人，只有柳珍能堅持吃了那麼長時間的素食。四十九天之後，柳珍不肯再吃葷菜，無論父母怎樣勸說，她都是只吃素菜。可見小小年紀的柳珍，善根早種。



去年，弟妹專程從順德前來探望慧瑩法師，站在法師身後的正是法師之弟妹

香港盧家昌居士家裏自置有三間佛堂，其中一間叫法源堂，柳珍的姑姑在那裏負責大殿的香燈，每天念誦早晚課。姑姑因上有母親和姐姐而沒有出家，後來母親和姐姐相繼往生了，她就跟隨茂峰法師出了家，法號了明。

一九二五年，六歲的柳珍開始在鄉下讀小學，九歲時在暑假裏曾跟隨姑姑到香港小住，並皈依了茂峰法師，法名「聖乾」。暑假結束後，柳珍繼續回

鄉下讀書。柳珍的母親忙於打理家中的小生意，無暇為柳珍煮素菜。因此柳珍主動提出以後跟隨姑姑到香港生活，免去母親為她煮素菜的麻煩。父母原以為柳珍去香港住膩了，一定會很快就回來，誰知柳珍從此甚少回家鄉，反而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

經盧家老太太同意，柳珍在一九二九年念完國小，十歲開始便跟隨姑姑來港，在法源堂暫住。柳珍來港之後，主要是學習中國佛教的真常唯心思想和一般的佛教禮規儀式。當時有一位了修尼師跟柳珍很有緣，很細心地教導柳珍一些規矩，很多人不知道了明法師是柳珍的姑姑，還以為了修法師是柳珍的姑姑。

一九三〇年，澳門無量壽功德林的張壽波居士（即後來之觀本法師，他在母親往生後才出家），在盧家另一個沒有名字的佛堂講經，柳珍天天去聽。張居士要求背經，他講的《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佛遺教經》等，通通都要背，柳珍因而對經文很熟悉。

張居士講了一年經，就回澳門功德林辦佛學班。功德林的房舍，由張居士送出，並與佛教中人合作改辦為澳門佛教十方女叢林，開辦佛學班，栽培尼眾，年青的觀志法師任方丈。了修法師要去功德林讀佛學班。了明法師看到柳珍跟了修法師常在一起，於是說：「了修師要去功德林念佛學，妳很喜歡跟她，也跟她一起去念吧！」了明法師講什麼，柳珍都聽

從，於是就去了澳門。

功德林施設規模完善，大小職事俱備，常住超過百人，按叢林規矩，每人都要有職位，柳珍因為年紀小，不堪任其他的職事，則被安排為觀志法師當侍者。而侍者的工作，每天只須為方丈打燈籠，於早殿前拜四聖，然後上殿；早餐、午膳前照例出食（施給孤魂野鬼食），及於做晚課時放蒙山出食（這算是最輕微的職務）。佛學班由張居士負責教，他教佛學，也教中文。

在澳門學習一年半後，佛學班停辦，柳珍回港，每天晚上到堅道的香港佛學會聽經，該會常年講經不輟。一九三二年柳珍十三歲，當時何東夫人何張蓮覺居士在新界青山設寶覺佛學社，開辦佛學班，招收20位女宿生，柳珍亦至此入讀。佛學班開學後，由於當時青山地處偏僻，時有山嵐瘴氣，許多女生不服水土而引致虐疾、發冷。何東夫人見眾人病情嚴重，決定另覓新址，然後在香港跑馬地買地籌建東蓮覺苑，一九三三年建好一部分，一九三五年東蓮覺苑全部落成，因此佛學班、寶覺小學、寶覺中學全部集中在跑馬地東蓮覺苑。

此後，柳珍一直在東蓮覺苑學習，所讀的科目有佛學，也有普通學科，如數學、國文、四書、古文等，佛學由靄亭法師主講，普通學科則請了很多老師來教，柳珍一直念到一九三八年。柳珍在東蓮覺苑期間，得以親近靄亭法師。柳珍在十四歲那

年，於靄亭法師座下受五戒，法名「本真」。從此之後，她即以「黃本真」為名。

本真還是東蓮覺苑學生的時候，小學部沒有佛學課，林苑長認為小學應該要用一些佛學的教育來感化學生，就叫本真編一些佛學課，或是勸善的故事，去小學部學習教學生，那時候本真不是老師，應該是不能教學，但苑長跟教育司很熟，苑長也很有面子，跟教育司講一講，教育司也順她的意，於是本真就去小學部教佛學課。

本真的姑姑了明法師原住在茂峰長老的道場東普陀，但因為與荃灣東普陀水土不合，常常發冷生病，身體不好。大嶼山鹿湖慧修院的水土好，是她的師兄建造的，住的人不多，於是就請了明法師去住。一九三九年，本真送了明法師到慧修院，也就住在一起。從東蓮覺苑出來，本真二十歲，她就想在慧修院自修讀經。慧修院有幾個年輕人，本真的一個同學也住在那裏，一位師兄對本真說：「妳懂得還是不多，我們想請慈航法師來教我們。」於是大家就請慈航法師來慧修院，住下來講《楞嚴經》，還有其他一些法師，很仰慕慈航法師，也來慧修院，住下來聽經。在此期間，經慈航法師提議，本真再一次皈依，法名「慈純」。

因為慈航法師帶了幾位徒弟來，而慧修院旁邊的竹園地方比較大，後來便改在那裏設慈航講舍，講授唯

識與因明，參學者多為尼眾，本真從無缺席。慈航法師講課很精勤，早一點天亮，他就早一點上課，晚一點天黑，他就晚一點才下課，慈航法師的作風是每個徒弟，都要輪流練習演講，講習內容由慈航法師指派。慈航法師講了八個月，又把慈航講舍搬到新界大埔碧廬繼續講經。一九四〇年，慈航法師離開香港，隨太虛大師帶領的東南亞訪問團出國。

後來，本真有些同學由東蓮覺苑指派，去了澳門功德林擔任當家、知客、維那等職事，並請竺摩法師來教佛學班，講授《八識規矩頌》和《解深密經》。本真知道後，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也去了澳門功德林，與那些同學一起，親近竺摩法師大約一年半的時間。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佛學班停辦，竺摩法師也離開，本真便回到香港東蓮覺苑。回來後，林楞真苑長對本真說：「妳在外面學了很久，回來要講課了。」本真在慈航法師那裏學了《八識規矩頌》，到竺摩法師那裏，學的也是《八識規矩頌》，剛剛學完兩遍，比較熟一點，於是本真在九月為甲班開講《八識規矩頌》，為乙班講唯識三字經，晚間則到華南醫學院學中醫。但過了不久，唯識還沒有講完，十二月香港淪陷，被日軍佔領，所有學校停課。

一九四二年春天，本真接到通知，姑姑了明法師在大嶼山病重，於是上山陪伴身體日差的了明法師。在

上山後的第十天，了明法師在慧修院往生，享年四十八歲。本真辦好了明法師的身後事之後下山。家鄉的父母，看到很多人逃難，擔心本真的安危，於是寫信催促本真回鄉。本真回到順德住了九個月，非常不習慣，覺得很沉悶，後遇到曾一起跟竺摩法師學習的同學照真法師，她因為淪陷以後佛學班停辦，而回到家鄉，在順德大良一個小廟聚龍庵裏教十幾個小孩。

廣西梧州西竺園的清涼法師，請竺摩法師到西竹園開辦佛學班，但是竺摩法師當時在澳門，跟高劍父學國畫，還有工作沒有完，答應遲一點才到西竺園開辦佛學班。竺摩法師寫信派本真與照真法師兩人先去辦初級佛學班，等他來了再辦高級班。

一九四三年正月，一位年輕比丘幻齊法師，從梧州回到澳門，竺摩法師便拜託他到順德鄉下帶本真和照真法師去梧州。那時鄉下還是淪陷區，去梧州要冒險，很不容易，他們晚上從九江偷渡過江，到沙坪趕陸路去梧州。到了梧州西竺園，清涼法師叫本真與照真法師開初級佛學班，教他的徒弟，人數大約有十個左右。

後來本真覺得這樣教沒有什麼成績，又看到街上有很多小孩子失學，雖然有官立中心小學，可是收容不了那麼多，還是有很多孩子在街上跑來跑去，就對清涼法師講：「我們兩個人，教您的徒弟都沒有什麼成績，很多很多的小孩子，政府學校都收不了，很多小孩失學，沒有機會讀書，

我們可不可以辦一個普通的小學，收容那些孩子，這不是更有意義？」

清涼法師聽了也同意，他認識廣西省立中學的何校長及朱主任，就托他們幫忙申請，後來辦學校的申請批准了，叫做「梧州西竺園補習學校」，收容附近的失學兒童，一開始就已經收生七十多人，後來仍陸續有小孩子來報讀，本真和照真法師就在那裏義務教書。

一九四四年，梧州亦被戰火波及，時有飛機轟炸，政府下令梧州疏散，西竺園的當家師妙真法師，帶本真等人逃難到容縣一個停止經營的鹽莊，在那裏住了好幾個月。一九四五年二月，本真二十五歲，遇見一位曾在東蓮覺苑寶覺小學教過的學生，這位學生介紹本真到廣西偏僻的學校教書。當時本真曾想過：為何我會來到這樣偏僻的學校教書呢？是戰時環境造成，沒法子啦。心裏好像很不得已。其實，那時她已學佛多年，因而轉念一想：來到這裏也不是很勉強的，如果我不來這裏，又哪有機會與他們結緣？這樣一想，心裏就很安樂了，不再覺得為難。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本真回到梧州西竺園，香港東蓮覺苑林苑長寫信來要本真回東蓮覺苑，本真打算取道廣州回香港。一九四六年初，本真從梧州回到廣州，但由於和平初期，治安未靖，九廣鐵路火車經常出事，本真只好投靠照真法師的師父裕法尼師。前兩年照真法師因病往生，令裕

法法師非常傷心。她見到本真，猶如見到自己的徒弟，待本真非常好。她擔心本真回港路上的安全，因而不肯馬上讓本真回港。

滯穗期間，觀本法師在廣州逝世，觀本法師的弟子在廣州菩提精舍打佛七，本真前往拜祭，碰到一位東蓮覺苑的同學馮慈德，以前跟她一起聽過觀本法師和慈航法師講經。她介紹本真去聽遠參法師講經，有幾位曾參加抗日戰爭的退役比丘，住在六榕寺，遠參法師每天早上為他們講課，下午就在如來庵講經。本真曾聽人說遠參法師是改經的大魔王，所以不想去聽。馮慈德認真地勸說：「妳都沒有聽過，聽聽再講啊！」

本真聽從同學的勸告，每天早上去六榕寺聽經，下午去如來庵聽經，剛去的時候，聽到遠參法師批評中國佛教，心裏很不服氣，還跟他爭辯，那時什麼都不懂，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但辯不了幾句，就覺得遠老法師講得很有道理。

裕法法師住在光復中路，離如來庵較遠。後經如來庵智通法師許可，本真為方便聽經而住進如來庵。當時光復後不久，大家吃飯都成問題，但本真因得聞正法而法喜充滿，不把生活上的窘迫放在心上，就算挨餓也要堅持聽經，後得智通法師慈悲讓她跟隨常住同食，才得以聽完遠老法師講《金剛經》、《維摩詰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及《大乘二十頌論》、《大乘掌中論》、《大乘破有論》

和《法華經》。本真跟隨遠參老法師學習這些經論之後，耳目一新，深心佩服！但又覺得遠公作風，似乎方便不足，難以弘揚。

本真聽經有寫筆記的習慣，後來，維新佛學社把本真的筆記整理出版成《妙法蓮華經講錄》上、下冊和《維摩經講錄》，讓大眾得以時常可以重溫遠老法師的講經片段。

本真共聽了一年半，直到遠老法師講完《法華經》，才離開廣州，送智仁法師去澳門功德林掛單。在功德林遇一友人，介紹本真去中山縣白蕉東和小學教書。

一九四七年，本真趁假期來到廣州，想去如來庵聽經。有個鄉親前來告知她父親往生的消息，本真馬上回鄉送別父親。本真在中山的東和小學教書教了一年，東蓮覺苑的林楞真苑長多番寫信來催本真回香港，她認為本真是佛教徒，在外面不適合，應該回到佛教的學校，所以本真在一九四八年回香港青山佛教學校教書，一直教了十年。

本真利用一九四八年暑假，到大埔碧廬聽法舫法師講《唯識三十頌》。法師講了一個月，本真就做了一個月的筆記，天天趕給法舫法師修改，除了吃飯睡覺，不停地寫，寫到手指關節變形，到現在都不能復原，筆記後來出版成法舫法師主講的《唯識史觀及其哲學》。

本真早於一九四三年就讀到印順



導師的《印度之佛教》，雖然當時的書赤色紙質很難閱讀，但她看起來卻覺得很有新鮮感，也覺得很有價值，所以多麼艱難都堅持看下去。

一九四八年，本真再讀到印順導師的其他著作，覺得其思想言論，有可貫通之處。而印公的思想立論，都依據歷史發展，所發表的文字，皆有根據，能契理又契機，容易令人心悅誠服，本真因此認為，必須依此路線去尋求研學。

本真讀了印順導師的書，知道他是佛教中有名的學者。導師初學佛時說：「我所認識的佛法與佛教的現狀，距離太遠，到底這原因何在？」於是他決心要找出其所以然，坐言起行，痛下苦功去精研三藏。他特別重視印度佛教史，並參考日本著作的成果，通徹了佛法在廣大的時空流行中，思想怎樣演變，各種學說怎樣產生。他有了心得，不辭勞苦，不斷講學，不斷寫作，有系統地用考據辨異的方式，全部寫出來。他個性溫厚，出語柔和，但無礙於突出他的真知卓見，令有心學佛的後輩都心悅誠服（在三十

年前也有不少人反對）。如今除了保守頑固的思想硬化者外，所有虛心真心學佛法者，莫不以印公的思想理論為依歸，印公不但是一位佛學思想家，也是一位實踐佛法的宗教家、道德家，是近代最傑出的德學雙隆的稀世僧寶。於是，本真決定追隨印順導師修學佛法。

一九四九年，印順導師從大陸到香港。筏可大和尚的侍者文慧，是導師在漢藏教理院的學生，他安頓導師住在大嶼山寶蓮寺。有一次，導師下山到碧廬訪晤法舫法師，本真在此處第一次見到導師。文慧學問很好，對本真也很好，把導師的《般若經講記》、《攝大乘論講記》送給本真，那時《佛法概論》還沒有出版，文慧就把自己寫的筆記送給本真，並常常在本真面前讚歎導師，尤其是讚歎導師能夠非常深入透徹地講授中觀。本真記在心裏，所以，導師到港不久，本真就建議林苑長禮請導師來講中觀，苑長也真的請了印順導師來講中觀。

於是本真就請了代課老師代自己的課，自己跑到東蓮覺苑住下來聽。本真一到，苑長就說：「這一次妳要當翻譯，以前凡是有外省法師來，都是我自己翻譯，可是這次不能，因為我有心臟病，醫生叫我不能太勞心。」本真說：「我不能啊！我聽不懂，不會翻譯。」林苑長說：「不可以啊！我已經聽了妳的話，妳要我請印順導師，我就請了，現在已經請到了，我叫妳翻譯，妳不聽我的話怎麼可以！」本真

是學生，她是老師，也是苑長，老師聽學生的話，學生不聽老師的話，怎麼講得通！本真無話可說，只好硬著頭皮答應。

導師在寶蓮寺過了中秋，就下山來東蓮覺苑講中觀，在九月份，每天晚上都講，講了整整一個月。本真在課堂上筆記並現場翻譯成廣東話，後來此筆記整理成《中觀論選頌講記》，於二〇〇七年出版。那時沒有錄音機，只能靠筆記，導師的口音又不容易懂，聽得很勉強，本真全靠集中精神去聽。印順導師從《中論》中選出七十頌，講得非常清楚。本真有機會親近印順導師，有機會聽他講佛法，對導師佩服得五體投地。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印順導師在港其間，由於仰慕導師德學的緣故，本真常常拜訪印順導師，聆聽導師的教誨，直至一九五二年導師離港去台灣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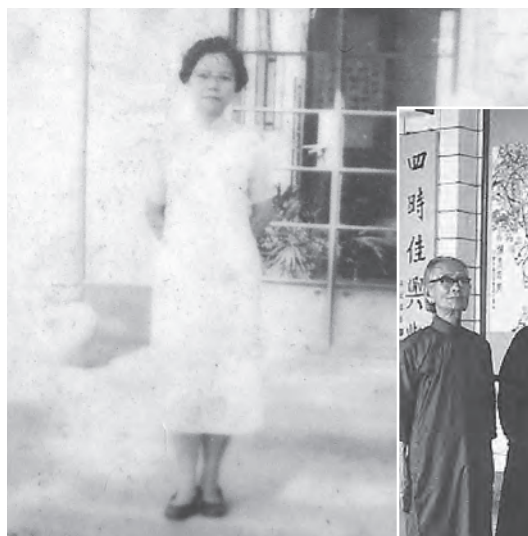
本真童年開始學佛，十八、九歲開始為人講佛學，因而總以為自己懂得很多。但是親近印順導師之後，驀然驚覺自己什麼都不懂，自己所知實在是太少。本真在佛教青山學校教書時，常看《海潮音》以及一些臺灣的雜誌，看到導師的文章，心裏就覺得自己這樣教書，不是終身的事業，應該要好好專心的學佛法，才可以弘法。而佛法講得最好的就是印順導師，所以她很渴望親近印順導師，跟隨導師多學佛法。後來她得知導師在臺灣新竹辦女眾佛學院，於是她在一九五八

年秋天辭去香港高薪的檢定教師的工作，下定決心前往新竹女眾佛學院。

那時的本真如當學生已經超齡，當老師又不夠資格。然而印順導師非常慈悲地接納本真，准許她寄居在女眾佛學院。但她既然當不成學生，又不夠資格當老師，住在那裏真的感到很不好意思。印順導師智慧高，替她安排了一個職位，叫監學老師（註：對學生的告假、銷假，出坡及自修的關注）。本來一同寺的當家師玄深法師擔任訓導及監學，是很夠能力的，但印順導師為了避免本真既非學生，又非老師，住在那裏覺得不好意思，所以很慈悲地安個名銜給她做監學老師。這種慈悲及苦心令本真感激不盡！本真在壹同寺女眾佛學院選一些課來聽，平時就自修。導師在福嚴精舍有時為福嚴的法師講課，每次他都派厚德法師下來叫本真上去聽。

本真雖然自幼在佛門長大，童蒙時開始學佛法，但是經過青年，到了中年，仍未能發心落髮出家。她認為，出家與否，都一樣可以修學佛法。直至來臺灣後的某一天，印順導師改變了她的想法。

有一次她到了臺北，住在印順導師養病的地方臨沂街。某天她跟越南一位年青的白小姐聊天，彼此詢問為何不出家？白小姐認為有頭髮的，無論如何都比較方便和自由，所以推得愈遲愈好。本真也說自己未出家的原因大概也差不多。



慧瑩法師出家前及初出家

其實本真已經發了幾次心出家，但仍是猶豫不決；現在下了決心來台灣學佛法，仍未能決心馬上出家。就在這個時候，正在看佛經的印順法師，從他的書房走出來對她們說：「你們兩位的想法都是錯誤的，為什麼呢？



你們兩人的童年都已在佛教圈子生活，享受出家人的權利，但卻沒有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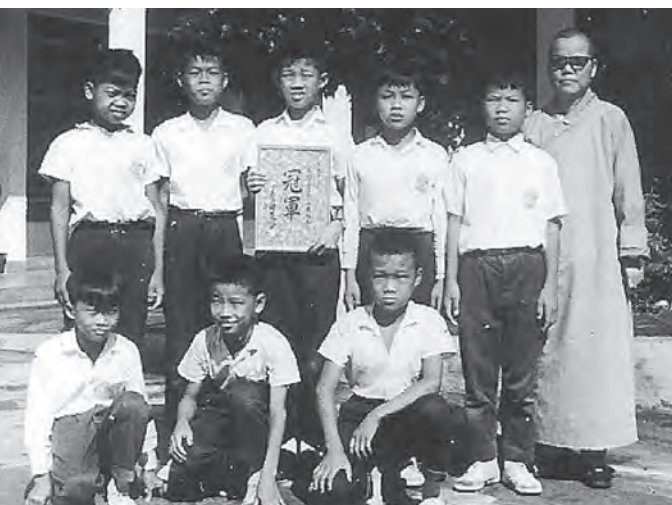
出家人的義務。現在還說要貪方便、貪自由，貪著在家人的權利。你們也沒有盡在家人的義務呀！兩種權利



都享受，兩種義務都沒有盡，還以為自己很對。你們受了佛恩、三寶恩，應該要報佛恩，要報三寶恩才對。所以你們這種想法是錯的。」

聽到導師的開示，本真如夢初醒：原來自己受了三寶恩，都不知道要報三寶恩，還無慚無愧，自己不盡義務實在是很罪過。印順導師的話，好像當頭棒喝，本真決心出家，去盡出家人的責任，去盡出家人的義務，發心

要全心全意奉獻三寶，奉獻眾生。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八月十五，於臺灣新竹，本真終於禮請印順導師為剃度恩師，同時由演培、續明二法師為授沙彌尼戒，法號（內號）證信，別字（外號）慧瑩。從此，慧瑩法師以破釜沉舟的精神，不顧一切，投入於佛法大海。



慧瑩法師在學校與學生合照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慧瑩法師回港證件到期，不得不離台回港，因此來不及在台灣受戒。法師回港後，林苑長介紹法師到道慈學校任教兩年。一九六三年九月，法師向學校請假，到香港大嶼山寶蓮寺受具足戒，禮筏可大和尚為得戒和尚。由於當時學校准許假期只有七天，幸得戒壇通融，特准延遲報到，得以完成這件



大事。一星期後戒期圓滿，再回道慈小學教書。

慧瑩法師本來打算長居臺灣跟隨導師學法弘法，但在大陸的母親寫信來，怪她沒有供養母親。因為母親生活困難，弟弟又沒有能力供養母親，慧瑩法師覺得不能求護法施主來供養自己的母親，應該自己供養母親，因此，法師於一九六一年回到香港教書，用自己的薪金供養母親。在回來之前，慧瑩法師對師父印順導師和師兄弟說：「我待奉母親之後，就會回臺灣。」誰知在往後的有生之年，法師都沒有回臺灣定居。因為法師牽掛著妙寶經室，牽掛著妙華佛學會。如果沒有妙華佛學會，法師早已離開香港。



慧瑩法師回順德

慧瑩法師雖然沒有定居臺灣，但每年均赴台灣向師父印順導師請安，探望眾師兄，並把自己弟子的所有供養，以各人名義捐贈護持導師門下的各大道場，仁風惠澤寶島。近幾年身

體差未能親自到臺灣，她依然托人繼續把弟子們的供養，轉贈臺灣各道場。她這種菩薩的大悲精神和無私無我的高尚情操，確實值得我們恭敬、尊重、讚歎。

一九六四年一月，東蓮覺苑在元朗洪水橋的寶覺分校極需慧瑩法師回校執教，遂與道慈學校商議，將寶覺分校一位女老師與法師互換，讓法師回洪水橋寶覺分校任教，法師後來昇任校長。

一九六六年三月，遠老法師的弟



1993年，慧瑩法師與親人在大良錦岩公園

子黎七姑、許太太、馬太太、張性順（七姨婆）、李淑貞等老居士，在遠參老法師彌留之際安慰老法師：「您不用擔心，我們一班人，會找一個地方，師兄弟團結在一起，繼承您的志願，繼續研究學習法華，弘揚一乘。」

其後，這幾位居士準備合資在香港北角堡壘街三十六號美威大廈購入一樓一個小單位，成立妙寶經室，在那裏讀《法華經》共修。

在籌備的時候，她們誠邀慧瑩法師參與，懇請法師來妙寶經室講經說法。當時慧瑩法師正在新界元朗洪水橋教書，也擔心別人講閑話，怕人家說她早年親近過遠參老法師，卻跟隨印順導師出家，又跑回來護持遠參老法師弟子們的道場，是三心兩意。所以，開始時，法師不肯答應。後來，黎七姑等人多次很有誠意地從老遠的港島前來洪水橋懇求她，而當年的交通非常不便，往返一次幾乎要一整天。但幾位老居士不辭勞苦，長途跋涉，為法而來，深深地打動了法師。李姑娘甚至說：「如果慧瑩法師不參加，我也不參加了。」

慧瑩法師經過再三思量，最後想通了，知道遠參老法師的思想和印順導師的思想是沒有抵觸，沒有衝突。法師又想到，那些居士若只是在妙寶經室讀讀經，沒有人為他們講解佛經，就難以明白佛法。因此，她為了報答遠參老法師的恩德，為了報答三寶的恩德，也為了成就李姑娘，就答應大家在假期前來講經，其他事務，由居士們打理。

在眾緣和合的情況下，妙寶經室終於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正式成立，從此，香港佛教界多了一個清新的小道場，而妙寶經室的成立，令遠老法師的精神在香港得以推廣、延續，並且可以流傳下來。

開始的時候，居士們在那裏讀讀經，慧瑩法師定期來講經。幾年之

後，黎七姑患了老人癡呆，李姑娘、馬太太等又相繼去世，妙寶經室也就沒人負責打理了。若長此下去，妙寶經室就會結束。慧瑩法師不忍心老居士們的心血白費，不忍心辜負老居士對她的期望，也為了繼續弘揚正法，她主動挑起重擔，逐一打電話通知董事及會員們回來開會，處理會務，並繼續在妙寶經室講經說法。由此可知，當時如果沒有法師的慈悲承擔，妙寶經室就辦不下去了。因此，我們要感恩法師的慈悲，感恩法師的承擔，更要學習法師的慈悲精神，學習法師的承擔精神。

法師很久沒有回鄉看望母親，在去臺灣前的一九五六年回去看過她之後，從此就沒有再看過她，因為那時解放不久，從臺灣回到香港，法師也不敢再回去。一九七二年，法師的母親在順德往生，卸下供養母親的擔子之後，法師便於一九七三年八月提早退休，專心過清心寡欲、唯道是務的出家修行生活。

慧瑩法師與九龍黃大仙區佛教道場法雲蘭若住持靈慧尼師相熟，知道法雲蘭若有一空置道場位於沙田區大圍，於是與靈慧法師商借沙田大圍法雲蘭若一隅清修。靈慧法師極為歡喜，病中仍親自乘坐的士從九龍到沙田法雲蘭若，為慧瑩法師安排打點。蘭若一隅有空置小雜物房，清理及維修好之後，一九七三年，慧瑩法師遷入這寧靜、簡潔的一百尺小屋，居住至二〇〇九年五月。

一九七三年十月，明珠佛學社黃家樹校長禮請慧瑩法師為明珠佛學社佛學初階班擔任部份課程。一九七五年，法師發願閉關三年，當時由隔壁妙園當家師派人送飯玉成其願。閉關後未及半年，師即發覺左臂生一腫瘤，眾人懇請法師出關治療，因此，法師只好開門出關，改為禁足三年，但每月仍到北角妙寶經室講經一次，至一九七八年尾開禁。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慧瑩法師再為明珠佛學社佛學初階班及經論班講授佛學。



法雲蘭若的小屋

一九八六年七月，妙寶經室和遠參老法師創辦的道場華嚴閣合併，成為妙華佛學會。從妙寶經室到妙華佛學會，幾十年來，慧瑩法師先後為大眾詳盡地講解了三次《法華經》，也為大眾簡略地講述過《法華經綱要》。法師有感於佛法如大海，若只是講解《法華經》，對於有志深入法藏的年青人來講，未免過於偏頗，難以通達經藏。若只專門推崇《法華經》，攝機不廣，



慧瑩法師在妙華佛學會成立典禮上開示

用譬喻來講，就如醫師獨步單方一樣，沒有很善巧的方便，不夠全面，不能善巧方便適應人間。於是，法師又詳細地為大眾講解了《心經》、《金剛經》、《維摩經》、《大乘破有論》、《大乘掌中論》、《大乘二十頌論》等經論。為了令大眾對佛法有全面的瞭解，法師又為大眾講述了印順導師撰寫的《成佛之道》和《淨業頌》。

法師覺得，對於初入佛門的人來講，《法華經》未免太高深。學習佛法，應該由淺入深，要先學習一些基礎的佛學知識。法師又感到自己這樣講經，找不到傳承的人，應該要後繼有人，栽培人才，便發起辦佛學班，希望多一些年輕人來弘揚佛法。於是法師邀請其他佛學老師前來講課，在妙寶經室與華嚴閣合併前夕，一九八六年三月開辦第一屆佛學初階班，以後每年都繼續開辦。在一九八七年開始，法師又開辦佛學進階班，一年講授印度佛教史，一年講授中國佛教史，一年講授中觀思想，

一年講授唯識思想，每四年一個循環，從無間輟。

多年來，慧瑩法師悉心教導她的學生和弟子，廣度有緣人，她就像默默耕耘的播種者，為妙寶，為妙華，為佛教，為眾生，奉獻了畢生的精力。她播下的人間佛教種子，有的已經發芽，有的已經茁壯成長，有的已經開花結果。幾十年來，妙寶經室和妙華佛學會在慧瑩法師的帶領下，為佛教界栽培出不少人才，有的學員結業之後，成為妙華佛學會的老師，教導新的學員；有的學員結業之後，到其他佛教團體弘法，有些更成為資深講師。

慧瑩法師除了在香港接引後學外，於一九九四年開始，應內地佛子所請，多次回廣東弘法，為順德、番禺、廣州、佛山等地有志向佛者授三皈五戒。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法師應馬來西亞華僑所請，赴芙蓉為當地華



慧瑩法師回廣東弘法

僑講授佛學，並為有緣者授三皈五戒。

慧瑩法師因為年事已高，十幾年前已把妙華佛學會的事務交由後輩們打理，自己則在身體情況許可下，繼續為大眾講解《法華經》。進入二〇〇〇年之後，法師身體開始轉差，多次前往臺灣慈濟醫院養病。在慈濟人的悉心醫治護理照顧下，法師的身體每次都能奇跡地好轉。臺灣的居住環境比香港好，而慈濟人也非常慈悲，非常樂意照顧法師，但法師每次都婉拒慈濟人的好意，堅持回港弘法。法師這種精進弘法的熱忱，確實值得我們學習。

法師雖然把妙華交由董事會集體管理，但她依然關心妙華，牽掛著弟子們的菩提道業。為了不辜負遠老法師和妙寶創辦人的期望，法師每當身體稍為好轉，就馬上從臺灣回港，繼續為大眾講解《法華經》。直至二〇〇七年，因年事已高而暫停講席。

慧瑩法師才德兼備，心繫佛教，



慧瑩法師在妙華第一屆佛教歷史班 / 第三屆初階班結業典禮上開示



宅心仁厚，慈悲為懷，而自己的起居飲食極為刻苦、簡單、節儉。法師淡泊名利，少欲知足，律己甚嚴，堅持純樸、平淡、如法的修道方式，從不為自己謀利益，只熱衷於為法為教的事務。她的座右銘是：

無貪無瞋以律己，
大慈大悲以待人。

慧瑩法師從不為自己設立道場，

就算有一比丘尼要把屬於自己的位於黃大仙區的四層高的東遠堂送給法師作為道場，她也不為所動，生怕引起副作用而婉拒，寧願蝸居於簡陋的小屋，過著刻苦的生活。弟子們對她的供養，她都會全數捐贈給其他有需要的佛教團體和慈善團體。

法師去了臺灣養病的時候，弟子們時常打電話去問候法師，法師總是在電話中諄諄叮囑弟子：「你們不用掛念我，你們要用心多學佛法，要盡你們各人的本份，一方面護持妙華佛學會，一方面自己也要努力吸收多些佛法，因為妙華佛學會的將來，就寄望在你們身上。你們要發心護持，要發心弘揚佛法，要努力學習佛法，依佛法去實行，依佛法去做人，這才對自己有益，對眾生有益。你們要發願盡努力做些有益眾生，有益佛教的事情，不要辜負自己是佛教徒的身份，不要辜負自己是妙華會員的身份，要



慈濟人時常探望慧瑩法師

盡本分，盡能力去做，這才對得起佛教，對得起佛陀，對得起印順導師，對得起遠參老法師。你們要發奮努力，多吸收佛法，多實行，對甚麼人都要慈悲，對不如法的人，要有耐心提點他，要把妙華佛學會搞好，做到圓滿，連自己都覺得安心就好了。大家要發願，有願力才會實行。大家都要發願做好自己佛教徒的本分，不要辜負這個人身。大家要知道，得到人身很寶貴，遇到佛法也很寶貴，不要再懶惰，否則就把日子空過了。大家對甚麼人都要慈悲，就算別人不好，也不可以起瞋恨心，一定要用慈悲心去感化人。」

二〇〇九年四月底，法師從臺灣回港，五月初，法師因摔傷肋骨而住院，出院後，在志蓮私家護理安老院靜養，絕大部分費用，由陳家和伉儷供養。

法師安住志蓮安老院期間，雖然身受病苦和老苦，但對修行一點也不放鬆，思路仍非常清晰，每天都堅持看書和散步，就算閉目躺在床上，也是不停地默念佛菩薩的聖號和默念佛經，思惟佛法，從不懈怠。

一位大德時常教導他的學生，人生在世，應該：

生如春花之燦爛，
死似落葉之閒適。

這兩句優美的句子，崇高的境界，恰好就是慧瑩老法師一生的真實



今年大年初二，陳家和伉儷前往志蓮私家護理安老院向慧瑩法師拜年

寫照。她為佛教，為眾生，奉獻了一生，功德無量，深受大眾的景仰，但她對自己的身後事卻非常灑脫。她在遺囑中寫道：「辦理喪事宜簡化，……骨灰散放在山上林下，不設靈位，不留痕跡」。

由此可知，法師的空觀是修得非常好，達到「心無罣礙」的灑脫自在境界。法師生前非常重視般若空慧，時常教導弟子一定要明白空理。她親自撰寫對聯勉勵自己和弟子：

依般若深觀緣起性空為基礎
持法華長養一乘信願趣菩提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五日，法師因肺炎住進香港伊利莎伯醫院，四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點零三分因肺炎和急性冠心病，以九十五之高齡安詳捨報示寂，結束光輝感人的一生！



存道擊目

——送別恩師慧瑩長老尼

何翠萍

四月十五日，恩師慧瑩長老尼因肺炎住進醫院。翠萍前往探望，甫一見面，恩師便對翠萍說：「我要出院。」

近兩年，恩師因為聽力衰退，別人向她請教，通常把問題寫在小白板上，而她則很少在白板上寫字，只是口頭上回答大家的問題。但這一次，卻讓我非常意外，我在白板上問她：「哪裏不舒服？」她說：「全身都不舒服。」她生怕我聽不清楚，便叫我把白板和筆遞給她，她在白板上寫道：「我要出院，我在這裏會死。」

翠萍看到這兩行字，心裏非常難過。翠萍作為她的弟子，未能好好地侍奉恩師，未能好好地照顧恩師，沒有能力順從恩師的意願，幫恩師轉換更好的環境接受治療，翠萍非常內疚，深感不安。



翠萍在菩提道上，近二十年來，得到恩師的親手提攜、親自教導、親口指點，深受恩師的恩澤，縱使千言萬語，都無法道盡對恩師的感激，唯有在恩師的病榻前，在恩師彌留之際，緊握恩師的雙手，表達對恩師的無言感激！

恩師也微微用力握著翠萍的手，恩師的手很溫暖，可能因肺炎的關係而略帶微熱。恩師溫暖的手，暖透翠萍的心，令翠萍久久不願放手，希望恩師繼續留下，教導我們！近二十年的師徒情誼，令翠萍不捨得放手。但是，不捨不捨，還須捨，連佛陀那麼圓滿莊嚴的報身，尚且要示現入滅，恩師也不能例外，恩師今生的任務完成了，她的危脆之軀，也會捨報示寂。就如《無常經》所說：「生者皆歸死，容顏盡變衰，強力病所侵，無能免斯者。……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無上諸

世尊，獨覺聲聞眾，尚捨無常身，何況於凡夫。……少年容貌暫時住，不久咸悉見枯羸。假使壽命滿百年，終歸不免無常逼。……」

恩師就是用她那老病的身軀，示現生命的無常變化，讓弟子們看到無常故苦，看到生老病死苦，叫弟子好好把握當下，趁身體狀況良好的情況下，趁有時間，就要好好珍惜機會，趕緊修學佛法，否則，老病死苦現前，就沒有力氣學佛。

四月二十二日晚，翠萍再次來到恩師病榻前，兩師徒的手，緊緊握著，四目交投，就如《莊子·田子方》所述：「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兩師徒眼光一接觸，便知「道」之所在，彼此意已達。弟子確信師父生生世世在菩提道上定必繼續前行，永不退轉；師父也知道弟子默默地發願在菩提道上勇猛精進，急起直追，依教奉行，請師父安心！

恩師點頭示意，握著的手不期然地用力了一點，容貌顯得更加安詳。翠萍也確信恩師不會往生西方淨土，也不會往生東方淨土，恩師一定會乘願再來人間，建設人間淨土，淨化人間淨土！因為恩師時常發願，像她的剃度恩師印順導師那樣，「願生生世

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正覺之音而獻身！」

四月二十三日早上，天空下著毛毛細雨，陰沉的天空，正好代表著我們眾弟子的沉重心情；但是中午之後，當恩師離別之時，陽光燦爛，仿如佛光普照，諸佛菩薩前來接引慧瑩長老尼往生光明之處！恩師終於在中午十二點零三分，以九十五之高齡，安詳捨報示寂。

眾弟子圍繞在恩師身邊，齊誦觀音菩薩聖號，祈願恩師往生佛國淨土，拜見諸佛菩薩，然後乘願再來人間，繼續教化眾生，弘揚佛陀的正覺之音！



別了，慧瑩法師！

孔亮人



曾經看過一齣韓國電影，戲中男主角是黑道頭目，為避追殺而逃入深山中一所寺廟。寺中僧眾拒之門外，但主持力排眾議，留頭目於寺內。一段時光，危機過去。此時頭目戾氣已減，對於住持僧眾，雖沒說出口，心內存感激。正要向住持拜別離去時，卻發覺住持已然圓寂西去；頭目再也按耐不住，驟湧悔傷悲，滴落男兒淚，跪在住持面前，俯伏叩拜。……

現實中卻是身同感受。多年以來，筆者在人世道上暈頭轉向，意識糊裏糊塗，生活見步行步；遠方雲霧濃罩，自身心路迷途。非覺誤作種種業，墮落危機現眼前。一線光芒，從天而降。2008 年開始，筆者躲進了這所由上慧下瑩法師創辦的妙華佛學會，修聞佛法。

晃眼間經歷了五個年頭，重重心關死結亦成過去。這一段人生路實是

難能可貴，初時充塞疑問，中期如久渴逢泉，末段感激無限。於 2012 年底之結業禮上，筆者曾致謝辭：「……最後要多謝的，是本人來了妙華五年，雖然從未見過，但是深受其恩的慧瑩法師，如果不是慧瑩法師，未必會有妙華這個道場，給本人以及各位同修，可以安安靜靜的，在這裏聽經聞法。……」

無煩惱不成眾生，無無常不落紅塵。正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弟子欲謝恩而法師不在！2013 年 4 月 27 日晚上，筆者收到師兄電郵，內容說道：

「妙華佛學會永遠董事上慧下瑩老法師，於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於伊利莎伯醫院安詳捨報示寂。生於一九一九年（農曆閏七月十三），世壽九十五歲，僧臘五十四載，戒臘五十夏。……」



法師走了！……寰宇之內，一盞明燈熄滅；俗世娑婆，失去了一位智慧導師。有生便有老病死，法師世壽已經九十有五了，雖然奢望永生不滅是顛倒想，但是心底下還是希望法師可以久住於世，正法長存。

慧瑩法師的追思讚頌法會暨誦經告別儀式，於五月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紅磡世界殯儀館地下世界堂舉行。當天的四時五十分，筆者已然到達會堂。本以為時間尚早，應該人眾未多。但眼前所見非所料，諸山長老、法師、各地佛教會會眾及諸信眾，差不多已在會堂，逐一就座。會堂正中，正掛著慧瑩法師法像，是慈悲，也是莊嚴，威儀具足。筆者不自覺地，向著法像合掌一拜首。跟著幾經轉折，才找到一個位子坐下來。……

偌大的世界堂，不但座無虛設，工作人員更要勤加椅子，讓不斷進來的賓客有座位可坐。妙華會友師兄，

負責招待來賓、維持秩序、拍攝場景；其他各個會眾師兄，忙不迭快快穿上海青戒衣，準備就緒。筆者估計，到會人數超過六百人以上，交談之聲不絕，但卻非嘈雜喧嘩，熱鬧而無煩擾之聲。會堂兩旁，掛上團體、同門、弟子、信眾所送布幔：

「華開見佛」

「所作皆辦」

「寂滅為樂」

「得大涅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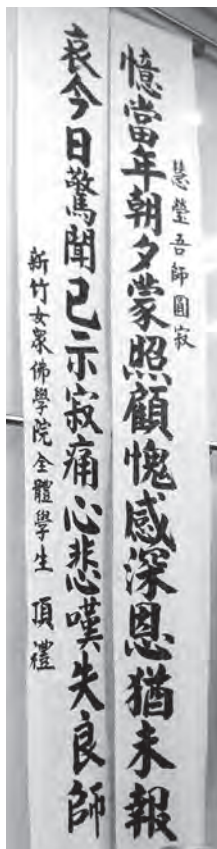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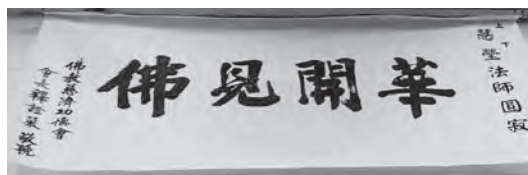
「乘願再來」

「四大皆空棄捨娑婆無罣礙，
萬緣放下往生淨土見如來」

「萬緣放下身心自在，
法華會上親觀如來」

「身心盡奉微塵剎，
不負如來不負師」

「憶當年朝夕蒙照顧愧感深恩猶未報，
哀今日驚聞已示寂痛心悲嘆失良師」



五時三十分正，全部人已然安靜就座，誦經法師眾步入會堂，在中央的圍桌坐下來，便開始帶著大眾，誦誦大悲咒、《金剛經》、《無常經》、《心經》、三真言等；法師們誦聲洪亮清澈深

遠，會眾誠懇低語追隨。筆者平時專注在聽經學法，還是第一趟參加誦經法會；此時此刻所想，非是誦經能得到多少之功德，而是對於慧瑩法師來說，弟子最後可以能夠做到，些微極末不足道之小小行儀而已。誦誦直至六時四十五分休息。

大會這時準備了齋菜，讓眾人受用；但人數委實太多，需要排很長的隊伍；各人亦趁這段時間，與法師師兄們小聚片刻，寒暄問好，衷情互訴；包括筆者在內，也有會眾往慧瑩法師靈前上香。

八時正，誦經法師眾再次步入會堂，坐下來，這次主要是誦誦《妙法蓮華經·普門品》。至九時多，這晚之誦經追思法會完結，眾人開始散去。回途路上，唱誦之聲仍猶在耳，法會點滴仍存腦海，尤其是慧瑩法師的莊嚴法相！

翌日，五月十日九時正，繼續舉





行追思讚頌，誦大悲咒、《心經》、三真言、甘露王三稱等。十時許，大殮儀式開始，工作人員推著已安放慧瑩法師遺體的靈柩出來；主持法師宣告，準備瞻仰遺容；會眾全部站起身來，逐個排隊上前；和眾人一樣，筆者也站了起來，雙手合什，思前想後，…來了妙華



五年，與慧瑩法師的初次見面，竟是瞻仰遺容；今生不能謝恩，但願未來世再執弟子禮；這時主持法師提起嗓子，唱誦「…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聲調哀鳴悲遠，震撼人心；筆者立即閉口合齒，不敢跟唱，因為這時鼻子已酸，開口難免令得情緒失控；…趨步上前，但見慧瑩法師容貌



安詳，只像是睡著了一樣；俯首三拜，最後道別；眾人回座後，還在一片祝願、感恩、唸誦聲中，便要封棺；靈柩送出，會眾相隨。…

十一時左右，靈柩已送達和合石火葬場，載著隨行會眾的三部大旅遊

巴士亦相繼到達。在一間大約數百呎的房間中，準備舉行茶毗儀式。需要站立的人比有位可坐的還要多。主持法師未到，大家爭取時間，先排隊向著靈柩奉上最後一支香。…主持法師來到，大家都默默無語，靜聽這最後的諷誦。…諷誦完結，迴向完畢，按下電制，靈柩便徐徐落下去；一眾法師連忙上前，向著靈柩，盡最後的心意，不斷唱唸「南無觀世音菩薩！…」直至電門合上，再也見不到靈柩，再也見不到慧瑩法師；合什恭敬，低語喃喃：「別了，慧瑩法師！…」

孔亮人 合什叩拜



念感師恩

我叫郭德月，番禺市橋人。上慧下瑩老法師是我的皈依證明師父。我在 1994 年初聞老師父講經說法的錄音帶，法喜充滿，且覺得與佛有緣，與師父有緣，就立下意願復述師父講過的佛經，把聽到師父講經的內容，一字一語一句都做了筆記，並在這十九年來復講，曾經復講過《成佛之道》、《淨業頌》、《法華經綱要》、《法華經》。在這十幾年裏，通過自己的復經，得到了師父許多的教導，而且自己又不斷看有關佛教的書、資料、妙

華會訊等，增長了我對佛教的認識。同時，又得到梁志高、梁志賢兩位禪修老師來市橋教導我們宣隆內觀禪修法已十幾年，自己的復經與禪修並行，令我有所成長、開悟。

我每年都與同修們去香港探望師父，每次探望師父時，她都緊握著我的手，語重心長地叮嚀：「你要多講經，因為我現在年老了，沒有力氣了，不能去講經了，你代我講多些經，普遍去講，廣大地去講，精進勇



今年 3 月 23 日，番禺弟子探望慧瑩法師

猛地去弘揚佛法，尤其是《法華經》，讓更多人接受佛法，回歸一乘。」這些苦口婆心、殷切的囑咐，我記憶猶新，銘記不忘。

師父一生，「寧捨生命，但惜無上法」，念念不忘為法忘軀，她為佛教、為眾生而奉獻一生，很值得我們恭敬尊重，我們應該向師父學習。

師父非常善說《法華經》，但又很重視實修實行，她慈悲地派了兩位禪修老師來番禺市橋教導我們修學宣隆內觀禪修法。正所謂經教與禪修相並重，相得益彰，一方面能瞭解佛陀的教誡，一方面通過禪修去瞭解，覺察身心活動的變化，從而認識生命的真相，去印證佛陀的教法，去體證四聖諦的真義，去體證三法印。

我未學禪修時，只是過於執著名相、概念、語言文字的解釋，死記硬背，得不到真正的瞭解。現在經過十幾年來修學宣隆內觀禪修法，得到了兩位老師的慈悲與耐心的教導，改變了我以前對佛法的膚淺認識，現在通過禪坐實踐，對腿、腰痛苦的生起，懂得回復當下的實相，苦是苦，痛是痛，麻是麻，處於當下的狀態，不抗拒，不扭曲，不逃避，只是在過程中去觀察、瞭解、明白、發現、覺知，沒什麼可以執著，回復當下，這樣就

自然而然地放下，心裏得到輕鬆和自在。這樣，無論在日常生活中，都以禪修的態度對待，就能超越煩惱，得到解脫自在。

現在，雖然痛失了師父，但化悲傷為力量，我謹遵師父的囑咐，銘記心中，並今後盡分盡力弘揚佛法，以感謝報答老師父——恩師的法乳深恩！

如講得不好，請同學們多多指教見諒。謝謝！

郭德月 合十
2013年5月16日



佛學班及活動

第二十七屆佛學初階班

主講：本會講師

日期：2013年3月3日至9月15日
（逢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00 – 12:30

地點：北角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2樓
D座

中觀思想課程

主講：資深講師

日期：2013年3月3日至11月10日
（逢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00 – 12:30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
3字樓

佛法講座

主講：趙國森居士

講題：《彌勒菩薩所問經論》

日期：2013年7月8日至12月16日（逢星期一）暫定20堂
（假期：8月5，12，19日；及10月14日）

時間：晚上 7:30 – 9:00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妙雲集讀書會

閱讀：《成佛之道》

日期：2013年3月2日開始（逢星期六）

時間：下午 3:30 – 5:30

地點：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法器初班

本會法器組將於七月十四日至十一月十日，逢星期日下午二時至三時半在榮馳大廈三樓講堂舉辦法器初班，一共上課十二節。課堂將教授打法器的基本方法，唱誦與打法器的配合，唱誦早晚課誦本等。學員在完成課程後應能初步掌握打法器的技巧，也能隨眾唱誦早晚課本及讀誦經典。

上課的日期：14/7、21/7、18/8、25/8、1/9、15/9、22/9、6/10、13/10、20/10、
3/11、10/11。

課程導師：蕭式球及全體法器組成員

觀音菩薩誕紀念法會

日期：農曆六月十九，公曆2013年7月26日（星期五），本會於上午九時在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舉行紀念法會，讀誦《妙法蓮華經》，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本會所有課程費用全免，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現已開始徵收二零一三年會費，每人一百港元，望各位會員依時繳交。

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暨座談會

- ◆ 宗旨：闡揚印順導師思想，推展人間佛教，導引正見，啟發正信，進而「淨化身心、利濟人群」，向於佛道，護持正法。
- ◆ 講題：印順導師著《成佛之道》。
- ◆ 講師：厚觀法師(福嚴佛學院院長)、圓波法師、開仁法師、長慈法師(福嚴佛學院三位教師)。
- ◆ 場次：▶ 2013 年 6 月 16 日(週日)：高雄市正信佛教青年會。
▶ 2013 年 6 月 23 日(週日)：台北市慧日講堂。
- ◆ 進行方式：每一主題專題演講暨討論 80～90 分鐘。
- ◆ 講義：會場發送，人手一份。
(講義下載：<http://www.fuyan.org.tw/yinshun-2013/>)
- ◆ 報名方式：1. 網路：請上「福嚴佛學院」網站報名
<http://www.fuyan.org.tw/yinshun-2013/>。
2. 電話：▶ 高雄場：(07)224-7705
〈接聽時間：週一至週五 14:00~22:00〉(高雄正信佛青會)
▶ 台北場：(02)2771-1417 (慧日講堂)
- ◆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6 日(週五)。(座位有限，額滿為止)

◆ 議程：

時 間	內 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00~08:30	報 到	
08:30~08:40	開幕式	高雄：宏印法師 台北：厚賢法師
08:40~10:00	場 1：第一章～第四章	圓波法師
10:00~10:20	茶點時間	
10:20~11:40	場 2：第五章：大乘通說～禪波羅蜜	開仁法師
11:40~13:30	午 齋	
13:30~15:00	場 3：第五章：般若波羅蜜～中觀系	厚觀法師
15:00~15:20	茶點時間	
15:20~16:50	場 4：第五章：唯識系～佛果功德	長慈法師
16:50~17:30	綜合討論、閉幕	四位主講人

※ 議程若有異動，請以福嚴佛學院網站公告為準：<http://www.fuyan.org.tw/yinshun-2013/>

- ◆ 主辦單位：福嚴佛學院、慧日講堂、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高雄市正信佛青會
- ◆ 協辦單位：印順文教基金會

■ 台北市慧日講堂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36 號
電話：(02)2771-1417
傳真：(02)2771-3475
E-mail：syoung.judy@msa.hinet.net

■ 高雄市正信佛教青年會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 58 號九樓
電話：(07)224-7705
傳真：(07)223-2315
E-mail：chba7705@gmail.com

佛教弘誓學院

暑期弘法講座通啟

一、「中國佛教史」專題講座

課程簡介：首先，簡略介紹印度、中國佛教之流行，並串連印、中佛教之思想關連；其次，隨著中國朝代之更迭，介紹中國佛教思想流變的過程，各時代，各宗、各人之重要思想，怎樣說明生死流轉，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涅槃解脫。

教師：悟殷法師

上課時間：102年6/30～7/10(農曆5/23～6/3)
每日五堂課，每堂課50分鐘。

必備教材：1.《中國佛教史略》——【妙雲集】下9。
2.《中國佛教史略·原典資料彙編》

報名截止：102年6月15日

二、第二期「瑜伽師地論」專題講座

課程簡介：1.《瑜伽師地論》簡介。
2.《瑜伽師地論》「本地分」教學。
昭慧法師續講「聲聞地」；耀行法師續講「意地」。

教師：昭慧法師、耀行法師

上課時間：102/7/20～28(農6/13～21)每日五堂課，每堂課約50分鐘。
「聲聞地」：上午8:30-11:20；
「意地」：下午2:00-3:50。

必備教材：《大正藏》第30冊

報名截止：102年7月5日

■上課地點：佛教弘誓學院

■報名方式：1.網路報名，請至「佛教弘誓學院」網站下載報名表。
2.以電話、郵寄或傳真方式，向本院秘書室索取報名表，並於限期內寄回。
3.全程參加者優先錄取，非全程參加列為備取名額。

■備註：1.因赴本講座而需在本學院住宿者，或因報名聞法而擬於本院安居之僧眾，敬請於報名表中註明，以方便本院安排膳宿等相關事宜。
2.住宿期間，須隨眾早、晚課誦、靜坐、出坡。

“煩惱無盡誓願斷”

論地師瑜伽

煩惱生起的六個原因及其修道的次第

主講：安慧法師

台灣新竹福嚴佛研所教師
台灣新竹壹同尼眾佛研所教師
台灣桃園中壢三學講堂住持
台灣桃園觀音三學精舍住持

日期：二零一三年七月六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九龍城寨社區會堂
地址：九龍黃大仙親仁街2號
(港鐵黃大仙站D1出口,黃大仙警署側)

查詢或報名請致電：

96504661 (勞居士)

62004326 (周居士)

63501890 (李居士)

主辦單位：台灣桃園中壢三學講堂 香港弘法組

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三月

常務經費：

\$1000：釋知淨法師。\$12157：梁卓文。\$10000：(余德玉、甄綺蓮)。\$6000：(趙國鑒、潘淑河、趙之南、之東、之西、蘊妍、公遜、麗瓊、倩盈)。\$4000：(章金福、鄭寶莉)。\$3000：胡昭源、胡薄淑貞。\$2340：胡炳熙。\$2020：趙雲萍。\$2100：(梁社釗、吳蓮菊)。\$2000：陳卓然、戴德恩、(梁妍姿、梁德志)、梁毅文、黃衛明。\$1700：劉燕薇。\$1200：(張思驊、黃育明)。\$1180：佛弟子。\$1000：張秀華、(梁志高、梁志賢)、吳妙芳、李志生、榮馳立案法團秘書、(黃耀章、河山、保山、陳合和)、鄧秀瓊。\$900：趙泳均、(黃宅、高嫻英)、姚瑞好、黃妹。\$800：陳文孝。\$700：潘慧蓉、黃玉芬、嚴麗華、胡果麗。\$600：何智如、(梁家強、馮慕燕闔家)、(許少平、梁美華闔家)、(梁家榮、楊美萍闔家)、石煥英、林關建明。\$550：鍾映蓮。\$500：陳偉光、戚汝民闔家、周玉玲、陳慧儀、(張子才、梁金嫻)、伍珍、潘玉瓊、盧偉光、高智輝、李利元、關本願、岑寶蓮、鄭婉儀、(梁法德、梁法空)、(賴定強、余美祿、賴羽千)、孫鳳清、余小紅、翁漢光、袁焯華。\$400：陳慧倩、夏韻芝、李淑嫻、甘萬歡、(李曼華、陳合章)、黃雁紅、葉定倩、(劉奕歡、葉婷倩、寧倩、詠倩)。\$300：王偉倫、周虹珠、何永泉、福齊、何德兆、劉果欣、吳湛明、(羅潤成、瑞琪、慧珠)、果維、(梁德材、林志輝)、李月明、楊潔英、(盧炳權、炳輝、美華)。\$200：曾曼平、陳金平、張玉英、陳潔蓮、馮滿生、張麗蓮闔家、徐鳳琴、何美賢、(卓永廉、梁雅燕)、(陳熾雄、熾強、弘宇)、羅群玉、盧淑珍、梁景松、吳景明、呂州漢、伍穎賢、麥麗群、梁揚揚、(岑光洪、岑寶嫦、何峰民)、梁家豪、安惜玉、吳燕瓊、梁康美闔家、陸宅闔家、葉寧倩、葉詠倩、唐焱德、謝耀利、黃麗芳、姚美珠、楊麗珍、(黃宅、黃淨賢)、唐小敏、譚宅。\$100：趙錫敏、陳學英、陳次英、周國海、曾柳英、何祥、德旺、張偉樂闔家、劉傑文、張鳳姬、賴柏洪、賴定堅、何啟強、徐俊、林美珍、李建華、劉瑞芳、岑光洪、(何峰民、岑寶嫦)、司徒惠、司徒智光、司徒燕儀、司徒敏儀、余榮健、余榮略、李曼華、麥俊超、彭月風、郭慧兒、鄭宅、余藹倩、袁中平、鄧雪芳、黃惠芳、易小川、袁志斐、葉潔玲、葉麗嫦。\$50：王太。\$30：林靜翹。\$20：張果嫦。¥300：譚淑儀、(崔國強、崔偉成、崔偉明、崔泳生、江紹強等闔家)。¥200：謝桂居闔家。¥145：(麗翹、梁月卿、凌銀芳、鄒麗興、陳少秋等闔家)。¥110：(彭國榮、彭國釗、李仕良、李惟霞、高炳良、胡敏東、彭健華等闔家)。¥100：張貞惠、蔡卿、沈巧嫻。¥50：(羅耀偉、羅冠偉、羅傑偉)。¥30：蕭宏妙。

助印：

\$4450：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500：吳蓮菊、溫美美。¥200：黃燕靈。¥100：曾巧堯、(杜國富、杜玉如)、陳慧屏、盧淑欣闔家、楊健怡。¥50：蕭志垣。

慧瑩法師追思法會



追思法會由傳妙法師主法



▲ 臺灣慧璉法師宣讀祭文



▲ 妙華梁志高主席恭讀祭文



▲ 臺灣三十多位法師遠道前來出席追思法會

◀ 楊福儀專程從澳洲回港送別恩師

慧瑩法師追思法會



▲ 追思會上，緇素齊誦經



▲ 傳妙法師主持封棺儀式
◀ 大眾送別慧瑩法師靈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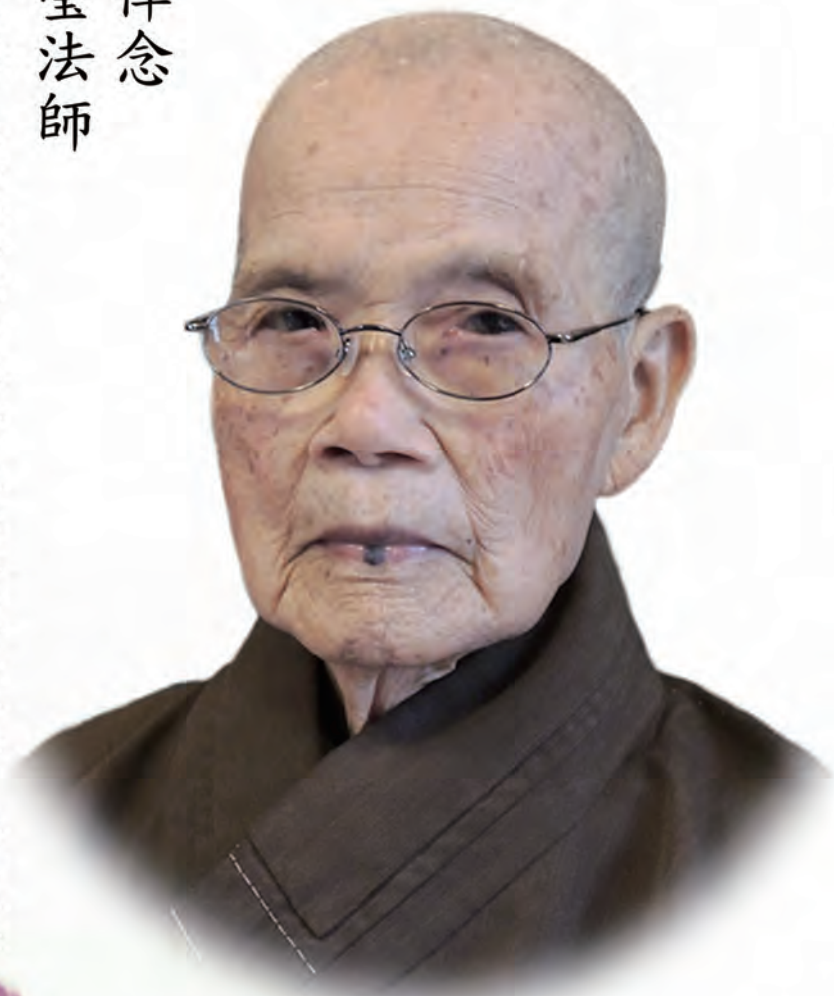
悼念

慧瑩法師

由於正式學習佛法的時間不太長，雖然久聞法師聲譽，惟獨緣慳一面。這個緣份終於在數月前來臨，乘著一個機會，與廣卅南番順一班同修，往志蓮私家護理安老院拜訪法師。當日初會法師的情景歷歷在目。雖然當時心情興奮，但其實我的感覺戚然，原因是我覺得法師弘法度生的堅強意願，被老病體弱所困，看來極之無奈，令我為之黯然。數月後，法師往生消息傳來，哀思逾恆，感受更深，惟憶及法師得脫困境，重新投入智者度生之大業，我心哀而不傷，更為眾生增添福祉而慶幸。正仰望法師的乘願再來！

末學 何乃麟頂禮

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





妙華佛學會

地 址：香港北角堡壘街36號美威大廈1樓B座
新講堂：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電 話：2570 0443 傳 真：2570 0679
網 址：www.buddhismmiufa.org.hk
電 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